

人生大智慧

The Wisdom of Lif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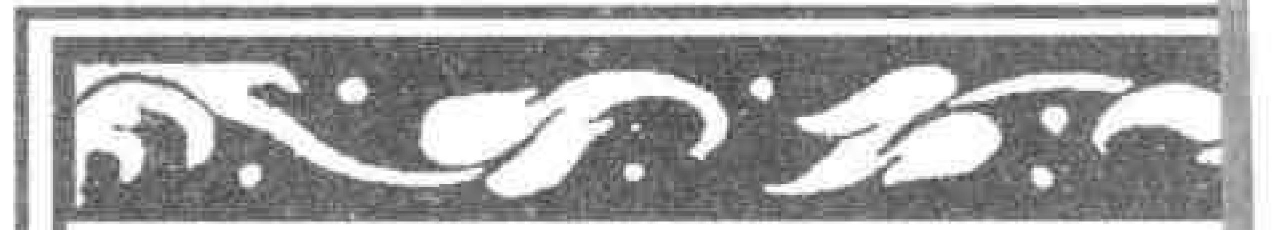
对真理的观察与思考

良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对真理的观察与思考

人生大智慧

The Wisdom of Life （第三卷）

任柏良／主编　李树葳／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01号

人生大智慧

主　　编	任柏良	编　　者	李树葳
责任编辑	吴兰萍	封面设计	王晓庆
责任校对	张玉斌	版式设计	杨利伟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远流图文工作室(电话:024-22931003)
印 刷 者　辽宁省印刷技术研究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850千字
版　　次　2001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 000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3676-7/B·124
定　　价　120.00元



卷首语

人一生中与真理之间的关系，很像一个在黑夜赶路而前面有灯光照着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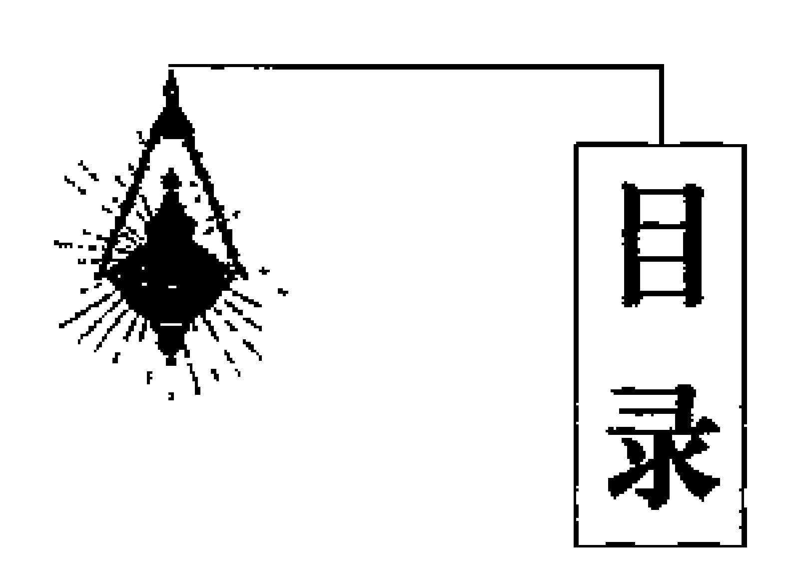
他无法看见那些没有被灯光照亮的地方，没有看见，也没有能力改变自己与灯光和与黑暗的关系。

但是，他无论站在道路的哪一点，都能看见那被灯光照亮的地方。他永远有权选择这条道路之上的这一边还是那一边。

——托尔斯泰







目录

雅典娜的天空



情感树没有季节



缪斯，在月桂丛中





雅典娜的天空

真正的智慧是知道那些最值得知道的事情，而且去做那些最值得做的事情。

——汉弗莱



学会阅读

〔美〕卡尔·萨根

如果你出生于书香门第，家里有很多书可供阅读，而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叔叔、婶婶及表兄弟都以读书为乐，那么你自然也将学会读书。如果你身边没有人以读书为乐，那你怎么会认为在读书上花费工夫是值得的呢？如果你能得到的教育质量不高，如果老师只让你死记硬背，而不教给你思维的方法，如果你刚开始读书就接触到几乎像天书一样的东西，那么，你的阅读之路就成了一条难以行走的荆棘小路。

你必须使知识内在化，这样它才能成为你自己的东西。你要记住几十个大小写字母、标志和标点符号，你还要逐个记住数以千计的固定拼写。要牢记许多硬性规定的语法规则。



如果你在没有开始学习之前就处于这样的境况，即家庭不给你提供基本支持，对你的欲望大为光火，对你的要求不予理睬，让你做其他的事情，你会时时感到处于危险之中，并产生自我仇恨的心理，你可能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读书太费劲，不值得如此劳心费神。如果有人不断地向你传递这样的信息：你太笨，不适合读书（或具有相当于功能障碍的疾病，对读书过于冷漠），如果你的身边没有人对这样的看法提出相反的意见，你就很可能会接受这种有害的建议。但总是有一些孩子能够战胜困难，而很多人却做不到。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潜在方法，如果你很穷，你可能会在读书，甚至思维方式上，遭受到另一种打击。安·德鲁彦和我都出生于饱受贫困折磨的家庭，但是我们的父母亲都是热爱读书的人。我们的一个祖母学会读书是因为她的父亲，一个以种地为生的农民，曾经卖过一袋洋葱给一位流动教师。在以后的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里她都一直坚持读书。我们的父母在纽约公立学校时接受了这个学校灌输给他们的个人卫生学和病菌理论。他们学会



了美国农业部推荐的儿童营养配方，在他们心中，仿佛这些配方是从西奈山上传下来的一样。政府发行的儿童健康书籍由于被反复地翻阅，书页散落，他们就将书页粘合到一起。书的四边也都卷曲，主要的建议被划线加注。每当家人遇到治疗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去查阅这本书。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父母戒了烟，这是他们在大萧条时期所能享受到的为数不多的快乐之一。这样他们的孩子就能得到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补充。

智慧隽语

你必须使知识内在化，这样它才能成为你自己的东西。



惟书有华

〔德〕叔本华

温习是研究之母。任何重要的书都要立即再读一遍，首先因再读时更能了解书中所述各种事情之间的联系，知道它的末尾，才能彻底理解它的开端。其次因为读第二遍时，会有与读第一遍时不同的情调和心境，因此，所得的印象也就不同，这犹如在不同的照明中看同一件东西一样。

作品是作者精神活动的精华，如果作者是个非常伟大的人物，那么他的作品常比他的生活还有更丰富的内容，或者大体也能代替他的生活，或远超过它。平庸作家的著作，也可能是有益和有趣的，因为那是他的精神活动的精华，是他一切思想和研究的成果。但他的生活际遇并不一定能使我们满意。不过，这类作家的作品，我们也不妨一



读。何况，高级的精神文化，往往会使我们渐渐达到另一种境地，帮助我们可以不必再依赖他人寻求乐趣，因为书中自有无穷之乐。

没有别的事情能比读古人的名著更能给我们精神上的快乐。一拿起一本这样的古书来，即使只读半小时，也会觉得无比的轻松、愉快、清静、超逸，仿佛汲饮清冽的泉水般舒适。这原因，大概首先是由于古代语言的优美，其次是因为作者人格的伟大和视野的深远，其作品虽历数千年，仍无损它的价值。我知道目前要学习古代语言已日渐困难，这种学习一旦停止，当然会有新文艺兴起，其内容是以前未曾有过的野蛮、浅薄和无价值。德语的情况更是这样。现在的德语还保留有古代的若干优点，但很不幸的却是许多无聊作家正在热心而有计划地对它进行滥用，使它渐渐成为贫乏、残废，甚至成为莫名其妙的语言。

文学界有两种历史：一种是政治的，一种是文学和艺术的。前者是意志的历史，后者是睿智的历史。前者的内容是可怕的，所写的无非是恐惧、患难、欺诈及可怖的杀



戮等等；后者的内容是清新可喜的，即使在描写人的迷误之时也是如此。这种历史的重要分支是哲学史。哲学是这种历史的基础低音，这种低音其实也能传入其他的历史中。所以，哲学是最有实力的学问，然而它发挥作用的速度是很缓慢的。

智慧箴语

平庸作家的著作，也可能是有益和有趣的，因为那也是他的精神活动的精华，是他一切思想和研究的成果。



伪智慧

〔英〕罗　素

在美国，有人郑重地向我保证，在三月出生的人是不幸的，在五月出生的人容易长鸡眼。我不知道这些迷信的历史渊源，它们可能来自巴比伦或埃及的宗教传说。信仰始于高等社会，它渐渐侵入到受教育的人群中，也许要三四千年的功夫。在美国，你会发现你的有色女奴引用柏拉图的话——不是那些被学者引用的话而是他说的胡话，比如在生前不寻求智慧的人来生就会变女人。而伟大的哲学家们的诠释者总是有礼貌地忽视他们的傻话。

亚里士多德虽然声名很好，却是个充满荒谬的人。他说女人受孕应在冬天，当风是在北方的时候；他说太早结婚的人只会生女孩；他告诉我们女人的血比男人的血更黑；说猪是惟一会生麻疹的动物；说治疗患失眠的象应该



在它的肩上抹盐、橄榄油和温水；说女人的牙齿比男人的少几个。然而，大多数的哲学家依然视他为智慧榜样。

关于吉日凶日的迷信几乎是普遍的。在古代，它们控制着将军们的行动。我们自己也仍然对星期五和十三号持有强烈的偏见。水手们不欢喜在礼拜五航行，许多旅馆没有十三楼。关于星期五和十三号的迷信也曾被聪明人相信过，今天，聪明人则视之为无害的疯狂。可是，也许两千年以后，今天的聪明人的信仰也将同样地显得愚笨。人是轻信的动物，他必须相信一点什么。假如信仰没有好的根据，坏的也能满足他。

相信“自然”和相信“自然的”是许多错误的渊源。这种信仰曾经在，而且仍然在医药方面有很大的作用。人的身体，假如我们随它去，它有自己医治自己的力量。小伤口通常自己会好，伤风会过去，甚至严重的病有时不医也会好。但是即使情形如此，对自然的帮助依然是必要的。伤口会化脓，假如不消毒，伤风会让人患上肺炎，只有远方的旅客或探险家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才不理会严重的



疾病。

许多显得自然的东西原是不自然的，如同穿衣和沐浴。在人们发明衣服之前，他们一定曾发现住在寒带是不可能的。在不清洁的地方，人会生各种疾病，如斑疹伤寒，西方人已经不再生那种病了。预防针曾经被视为不自然，但是这种反对是矛盾的，因为没有人能假定一根断了的骨头会自自然然地好起来。吃煮熟了的东西也是不自然的，生火取暖也是不自然的。

智慧雋语

人是轻信的动物，他必须相信一点什么。假如信仰没有好的根据，坏的也能满足他。



无 知

〔英〕罗伯特·林德

我熟悉五月就像熟悉乘法表一样，我能够通过一场关于五月的花卉、这些花卉的样子和它们的开放顺序的考试。今天我能够满怀信心地断言：金凤花有五个花瓣（或许是六个？上个星期我是肯定知道的）。但明年我将很可能忘记了我的算术，并且可能得再学习一次以免将金凤花同白屈菜混淆起来。

我将通过一个陌生人的眼睛把世界看作是一个花园，美丽如画的田野将出乎意料地使我大吃一惊。我将发现自己在问自己，宣称雨燕（那只黑色的被夸大了的燕子，然而，可又是蜂鸟的亲属）永远不落下来栖息。哪怕是在一个鸟窝上也不落下，而是在夜间消逝在高空的。这是科学还是无知?我将带着新的惊讶了解到唱歌的布谷鸟是雄的而



不是雌的。我也许要再学习一遍以免把狗筋蔓叫作野天竺葵。

即使是不识字的人的无知也是伟大的。使用电话机的普通人解释不了电话机是怎样工作的。他把电话、火车、铸造排字机、飞机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正像我们的祖先将福音书中的奇迹视作理所当然一样。对这些东西，他既不怀疑也不理解。我们每个人好像只是调查了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事实并把这些事实变成了自己的。日常工作以外的知识被大多数人看作是华而不实的东西。然而我们还是经常对我们的无知作出反应，加以反对。我们不时唤醒自己并思考。我们喜欢对什么事情都思考——思考死后的生活或思考那些据说曾经使亚里士多德感到困惑的问题——“为什么从中午到子夜打喷嚏是好的，但从半夜到中午打喷嚏却是不吉利的”——人类感受过的最大欢乐之一是：迅速逃到无知中去追求知识。

无知的巨大乐趣，归根结底，是提问题的乐趣。已经失去了这种乐趣的人或已经用这种乐趣去换取教条的乐趣



（这就是回答问题的乐趣）的人，已经开始僵化了。人们羡慕乔伊特那样爱一问到底的人，他在60岁之后还坐下来学习生理学。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到达这个年龄以前早已失去了无知感。我们甚至因为我们像松鼠那样积攒的一点知识感到自负，并把不断增长的年龄本身看作是无所不知的源泉。我们忘记了苏格拉底之所以凭智慧闻名于世并不是因为他无所不知而是因为他70岁的时候认识到他还什么都不知道。

智慧隽语

人类感受过的最大欢乐之一是：迅速逃到无知中去追求知识。



生命的细部

〔美〕潘诺夫斯基

一个人拿出1美元买25个苹果，他作出了一种信任行为，并表示服从一种理论学说，正如中世纪的延期付款一样。一个人被汽车撞倒了，也可以说他是被数学、物理和化学撞倒了。

一个过着思辨生活的人，他的思考不可能不影响他的行为，正如他的行为不可能不影响他的思维一样。哲学和心理学理论、历史学说以及一切思想和发现，都曾改变，而且还在改变着亿万人的生活。甚至那些仅仅传播知识或学问的人，也用最谦虚的方式参与了构造现实的过程——关于这种事实，人文主义的敌人也许比它的朋友认识得还要真切。仅仅从行为的角度认识我们的世界是不可能的。正如经院哲学家所说，只有在上帝那里“行为和思维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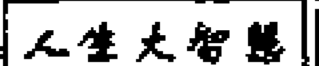


和谐的”。至于我们的现实，只能被理解为二者的相互交融。

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为什么要对过去感兴趣呢？答案与前面相同：因为我们对现实感兴趣。过去与现在同样都是真实的。一个小时以前，这个讲演还属于未来，四分钟之后，它将成为过去。我刚刚说过，一个人被汽车撞倒了，也可以说是被数学、物理学和化学撞倒了，同样，还有另一种说法：这个人也可以说是被欧几里得、阿基米德和拉瓦锡撞倒了。

为了把握现实，我们必须摆脱现在。哲学和数学用一种不受时间约束的媒介建立了它们的体系，这样它们摆脱了现在。自然科学和人文主义则是通过创造时空结构摆脱现在，我将这时空结构称之为：“自然体系”和“文化体系”。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人文主义与自然科学之间最根本的区别。

自然科学所观察到的是自然界中有时间性的过程，而



它要理解的是这些过程赖以发展的没有时间性的法则。物理学的观察只能在可能“发生”某件事的地方进行，就是说，它只能在出现变化或通过实验方法使之出现变化的地方进行。

但是，人文主义所面临的任务则不同，它面临的任务不是捕捉那些可能会溜掉的东西，而是赋予那些可能会死灭的东西以生命。它不是与转瞬即逝的现象打交道，不是让时间凝固下来，而是闯入一个时间在其中自动停止下来的王国，并试图使这个王国恢复生机。这样做的时候，人文主义者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那些我认为是“从时间长河中涌现出来的”记录，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捕捉的是形成和改变了那些记录的过程。

智慧秀语

我们为什么要对过去感兴趣呢？答案与前面相同：因为我们对现实有兴趣。



世俗之乐

〔印度〕克利希那穆尔提

也许你想嫁给最富的人，或者娶最漂亮的姑娘，或者通过一些考试，或者得到别人的赞扬，而且你认为通过得到这些你想要的东西，你就会感到幸福。但那是幸福吗？它难道不会马上消失，就像早上盛开而在傍晚就枯萎了的花一样？然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一切。我们满足于如此表面性的东西：满足于有一辆汽车或有一个稳定的地位，满足于对某些无益的事情有一点点感情，就像一个在大风中快乐地放着风筝，而几分钟以后就哭了的小男孩一样。那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所满足的生活。我们从来不说："我将用我的内心、我的活力、我的整个生命去弄清楚幸福是什么。"我们不是很严肃的，我们没有非常强烈地感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满足于做微不足道的事情。



幸福不请自来。然而当你意识到幸福的时候，你就不再是幸福的了。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这一点？当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使你高兴时，恰好有微笑，有成为幸福的自由。但是，当你意识到幸福时，你也就丧失了幸福，不是吗？意识到幸福或追求幸福正好就是幸福的结束。只有当自我以及自我的要求被搁置到一边时，才会有幸福。

你学了数学，你把你的时光花在学习历史、地理、数学、物理、生物上了。但是，你和你的老师是否花了点时间去思考那些非常严肃的事情呢？你曾平静地坐着，挺直你的背，一动也不动，从而知道安静的美吗？你曾让你的精神不徘徊在渺小的事情上，而广阔地、宽泛地、深人地对待一切事情并因此而探索和发现吗？

你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吗？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就是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事的投影。我们是什么，世界就是什么。我们大多数人处于骚动状态，我们渴望获得、占有，我们是妒忌的并谴责别人。而这确实就是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更为鲜明、更为冷酷。但是，



你和你的教师并没有花一点时间去思考所有这些，而只有当你每天花些时间热切地思考这些事情时，才会有产生一种整体性的革命和创造新世界的可能性。

我向你保证：新的世界一定会被创造出来，它不再是同样腐朽而只是形式不同的社会。但是，如果你的精神是不警惕的、不审视的、不广阔的，那么，你就不可能创造出新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它是如此重要的原因，在你年轻时，要花点时间反思一下这些非常严肃的事情，而不要只是把你的时光耗费在那些除了有份工作和死亡外，并不能将你引导到任何地方的课程学习上。

智慧隽语

意识到幸福或开始追求幸福正好就是幸福的结束。



宁可信其无

〔美〕卡尔·萨根

科学要求最强有力和最不妥协的怀疑主义，因为大多数的想法完全是错的，惟一能将麦子从麦壳中筛出来的方法是批判性的实验和分析。如果你的头脑开放到了盲从的程度而没有一点怀疑的想法，那么你就不能区分有前途的想法和毫无价值的想法。不加批判地接受别人提出的每一个概念、想法和假设等于是一无所知。许多想法是彼此冲突的，只有通过怀疑性的调查才能辨别，而某些想法确实好于别的想法。

这两种思维方式的明智混合是科学成功的关键。好的科学家是两种思维方式都具备的。在独处时，在自言自语时，他们产生了许多新想法并系统地加以批判。其中大多数想法永远不会向外面的世界公布。只有那些通过了严格



自我过滤的想法才被公开出来接受科学界其他人士的批判。

由于将这种固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实验，作为各种假设之间争论的仲裁手段，许多科学家在大胆的设想即将来临时仍然缺乏自信，不愿讲述对奇迹的亲身感受。这很遗憾，因为恰恰是这个少有的狂喜时刻使科学工作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而显得更人性化。

没有人可以完全头脑开放或怀疑一切，我们必须在某处确立一个界限。一条中国古代谚语建议：“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是这来自于一个极度保守的社会，在那里稳定比自由更受重视，而且统治者拥有巨大的既得利益而不想受到挑战。我相信，大多数科学家会说，“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但是做到哪一点都不容易。负责的、全面的、严格的怀疑主义要求一种需通过实践和训练才能掌握的坚固的思维习惯。轻信——我想这里有一个更好的词是“开放”或好奇——同样不容易做到。如果我们真的对物理学的、社会学的或任何别的什么组织的反直



觉的想法开放我们的头脑，我们就必须领会那些想法，因为接受我们不理解的主张毫无意义。

怀疑主义和好奇都需要磨炼和实践的技巧。在学生们的头脑中使它们和谐联姻应该成为公共教育的基本目标。我将很乐意在媒体，特别是在电视上看到这样一种家庭式的幸福：人们真的在创造融合——充满好奇，宽容地对待每一个见解，除非有好的理由，否则不拒绝任何想法。而同时、作为第二个特性，要求证据符合严格的标准——而且这些标准在应用于他们珍视的观点时的严格程度至少应与评判他们企图不受惩罚地拒绝观点时的程度相当。

智慧隽语

充满好奇，宽容地对待每一个见解，除非有好的理由，否则不拒绝任何想法。



独断在怀疑之中

〔日〕三木清

真正的怀疑家追求逻辑。但是独断家根本不进行推理，或只是进行形式上的推理。独断家常是失败主义者，理性的失败主义者。他决不像外表显露的那样强大，他很弱，以至对别人对自己都感到有必要显示自己的强大。

人可以从失败主义发展为独断家，也可以从绝望变成独断家。绝望和怀疑不同，伴随着理性时，绝望才能够变成怀疑。但这不如想像的那么容易。

要纯粹地停留在怀疑上是困难的。当人开始怀疑时，情感就在等机会捕捉他。所以真正的怀疑不属于青春，而表示人的精神已经成熟。青春的怀疑不断地伴随着感伤，并变成感伤。



怀疑要有节度，有节度的怀疑才名副其实，因为怀疑是一种方法。这是笛卡儿确认的真理。笛卡儿的怀疑并不是显露在外的极端之物，而总是小心翼翼并保持节度，这点上他是人道主义者。他在《方法谈》等三部著作中将道德论称作是暂定的或者是一时敷衍之物是极有这一特征的。

方法的熟练在教养中是最重要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怀疑的节度更能反映一个人的教养的决定性标志。但是世上却有许多已经失去怀疑能力的有教养的人，或者一旦具有怀疑精神后就不再从任何方法上进行思索的有教养的人。这都表示了那些浅薄的涉猎者所走向的教养的颓废。

只有理解了怀疑是一种方法的人，才能理解独断也是一种方法。如果有人未理解前者就主张后者，那么他还不理解什么叫做方法。

让怀疑停留在一处是错误的。打破精神惯性的是怀疑。精神成为惯性，意味着精神中流入了自然。能够破除



精神惯性的怀疑已经显示出理性对自然的胜利。不确实是根源，而确实是目的。一切确实的事物都是创造的产物，是结果。作为开端的原理是不确实的。怀疑是通向根源的手段，独断是通向目的的手段。我们常依此下结论说，理论家是怀疑性的而实践家是独断性的；动机论者是怀疑性的而结果论者是独断性的。但是，我们应当理解独断和怀疑都必须是一种方法。

就像肯定在否定之中，就像物质在精神之中，独断在怀疑之中。

智慧箴语

真正的怀疑不属于青春，而表示人的精神已经成熟。青春的怀疑不断地伴随着感伤，并变成感伤。



观察和思考

〔日〕池田大作

人们常说转换观点，进而不断地转换观点，或者说不断地发现新的着眼点，这正是人类进步的起点。即使在科学领域，也会发生重大的观点转换，如近代由天动说变为地动说，到20世纪又产生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人类有一种习性，喜欢在现成的框架中生活，而且这个习性顽强地扎根在人的心灵深处，一旦你想跳出框架，它就会使出惊人的力量拖住你。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的机构，都是同样的。

迄今为止，日本这个社会总是从日本的立场观察世界。从个人来说，当然要以自己为中心去观察别人，但是，假借他人的眼睛来观察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和天



文学的观点转换有相通之处，以地球为中心就形成天动说，以太阳这一外在天体为中心，就重新认识了地球。不要再以日本为中心观察世界，而要借助世界性的客观目光重新审视日本。我认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种观点的转换。

提到平等，人们就会想到物质、金钱及社会地位的平等，或想到个人自身的平等，在此，有一个必须改变观念的问题，那就是更深刻地说，平等就是要把所有人都作为尊严的客观存在来尊重。以这个关于人类尊严的平等观念作为绝对的前提，就能理解，所有人应享有能发挥自己特长的条件及权利的平等，而且必须享有和各自特长、能力、功绩相适合的报酬方面的物质平等。与此相反，如果一味强制推行报酬方面的平等，那么，相对人与人的差别来说，反而变成了不平等，进而导致漠视人的尊严的恶果。另一方面，在设置和个人差别相适合的报酬差别之时，也必须注意，不要践踏人的尊严。

人类的执着心是相当顽固的。人一旦认准某种价值



观，就会被它束缚，看起来人在进行自由的思考，实际上往往是在作茧自缚。不抛弃这个执着心，新的创造就无法产生。理性万能、科学万能也是执着心的表现之一。不只我一个人认识到：过去，也许这个观念还能将就，现在，这一过时的信念正在发生彻底的动摇，整合头脑的时机已经到来。可以认为，进步就是从固定变为动摇，并带来新的思考，随后产生新创造的过程。

智慧隽语

人类有一种习性，喜欢在现成的框架中生活，而且这个习性顽强地扎根在人的心灵深处。



天　才

〔法〕狄德罗

趣味的法则和规矩可能会成为天才的桎梏。为了飞向崇高、激动、伟大的境界，它被予以粉碎。天才的趣味就是：对作为自然的特征的永恒之美的喜爱，使他的创造符合于他创造的范例，根据这种范例，他才形成对美的观念和情感。表现使自己激情的需要不断受到文法和惯例的困扰：他用的成语往往表现不出用另一个成语就会清晰的、崇高的形象。荷马用一种方言不能找到他的天才所必需的表现；弥尔顿时时破坏他的语法，在三四种不同的成语中，寻找强有力的表现。总之，力、丰盈、我无以名之的粗糙、紊乱、崇高、激动正是天才的特征。它的感动不是软弱无力的，它取悦于人时一定令人震惊，它的过失也令人震惊。



研究哲学，也许永远需要一种审慎的注意力、一种谨小慎微的态度、一种思考的习惯。它们和炽热的想像不相容，和天才所赋予的信心更不相容，但是在哲学里，如同在艺术里一样，天才的步伐清晰可见。在那里，他经常散布光辉的错误，有时候又取得巨大的成功。在哲学里，人们必须热心寻求真理，而又能耐心等待。人们必须善于掌握自己观念的层次和连贯性，顺着脉络求得结论，或者打断脉络加以怀疑。必须探索、讨论、缓步行进。在激情的纷乱中，在想像的炽热中，人是缺乏这些品质的。这些品质共同占有广阔的精神，它冷静自持，接受一种知觉，并一定和另一种知觉作比较，寻找各种事物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为了使距离遥远的观念接近，使它们一步一步跋涉中间遥远的距离。为了领会某些邻近观念的奇特的、细致的、捉摸不定的联系，或者对立和对比的情形，善于从同类或不同类的大量事物中发现一个特殊的事物，用显微镜观察觉察不到的东西，而且只在长久观察之后，才认为自己仔细看过。

也正是这些人，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观察，达到正确的



结论，而非仅仅找到天然的类似：好奇心是他们的原动力，爱真理是他们的激情，发现真理的愿望是他们持久的意志。这种意志激励他们，而不使他们热血沸腾，引导他们前进，而这前进尽管应该由经验予以保证。

天才对一切感到惊奇，他一旦不沉思，不为热情所驾驭，他将不自觉地研习；他被迫用事物给他的印象，不断丰富他得来全不费力的知识；他向自然一眼望去，即深人它的核心。胚种在他未觉察的时候进人他的肺腑，他把它们收集起来，时机一到，它们就产生出十分惊人的效果，连他本人也相信自己是受到了启示。

智慧隽语

它冷静自持，在接受一种知觉时，一定和另一种知觉作比较，寻找各种事物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人生的真理

〔俄〕舍斯托夫

要看到真理，不仅要有敏锐的眼光、灵活性、警觉性等等，而且需要有舍得一身剐的胆量和能力。这绝非一般意义上的胆量和能力。让人同意在啼饥号寒中生活，经受凌辱、咒骂、烤成法拉里斯公牛，这不够，还需要唱赞美诗者的预言：在我里面熔化、粉碎和打坏自己灵魂的骨架，即被视为我们人的基础的东西、我们习惯上看作永恒真理观念的全部规定性和明确性。感到我们里面的一切都被倒出来。永恒规律中的形式也不是事先就有，需要人们每时每刻去创造它们。

几千年来，人类思想不知疲倦地在研究，在规定和确定永恒的、永远和自己相等而又不变的东西。苏格拉底向手工匠人，向有技术的人学习这种艺术。铁匠、木匠、厨



师、医生，他们知道做什么，他们有“善”的概念，他们有规定自己任务的现成的、切实的动因。我们也可以知道他们的“善”是什么，因为善时时处处是同一个。但是，苏格拉底需要的是神的“善”，这和铁匠、木匠、医生的善根本不同，只是名词相同。神不懂“技术”，也不需要技术。神不寻求稳定性、永久性和规律性。神有的是桌子和马掌的概念，但没有善的概念。铁匠和木匠要做自己的事，仅仅限于自己的事。他们的工具——斧子、锤子、锯等等——为哲学家所不需，也不适用，同样，他们的思想和方法，对于响应为科学献身号召的人，也毫无帮助。苏格拉底把“规格”和“一般概念”这样一些观念，从日常生活实践搬到科学中来，因而给科学带来不少东西，但是他指责形而上学是缓慢的和必然的死亡。“纯粹理性批判”出现在苏格拉底决定从木匠那里寻求“善”的时候。形而上学变成了手工。

现在，我们的任务也许尚未完成——从自己灵魂中将一切“规律东西”和一切“观念东西”连根拔掉。以唱赞美诗的人为榜样，粉碎旧我赖以存在的骨架，熔化在“我



里面”。规律和稳定性只是地球上才有，为的是暂时生存。“观念东西”是不是产生原因或最终原因，也只有在地球上才存在。在世俗生存以外，人势必要为自己创造目的和原因。为了学会这一点，人必须体验圣经第二十二诗篇开头所讲的可怕的情感：“上帝啊，上帝，你为什么要离弃我！”上帝是不存在的、人要自己管理自己、也只有自己管理自己。

智慧箴语

从自己灵魂中将一切“规律东西”和一切“观念东西”连根拔掉。



自我感觉

〔比利时〕乔治·布莱

最大的错误是以为可以将所有的觉醒都归结为一种惟一的我思。恰恰相反，一种常有的经验告诉我，自我感觉是世界上最具个性的东西。就以笛卡儿的我思为例，在感觉的沉默中，在外部世界的消失中，我思是在最清醒的思想行为这种形式中完成的。我思想。我的思想处于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处。它是一种纯粹的事实。这种事实直接地、惟一地关系着思考的人，用它的光明包裹着思想和存在的自发联系。这是笛卡儿所经验的我思。这种经验处于最短暂的时刻中和最高的层面上，即：不作任何其他的考虑，思想行为与对生活的意识在同一种精神上汇合。这种典型的我思不仅仅见于《方法谈》和《形而上学的沉思》之中，而且也见于笛卡儿的著作和生平的每时每刻。然而它又远非惟一可能有的我思。还有许多其它的我思，表明自



我意识可以如何因人而异。

从笛卡儿的清晰而明确的思想到卢梭对存在所体验的模糊感情，这中间有很大的距离。让·瓦尔写道："法国哲学的多样性建立在笛卡儿的思想之上，而笛卡儿的思想建立在一种与思想无关的状态之上。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然而在卢梭为我们描述的那些状态中，我在，因为我几乎不思，或者可以说，因为我不思。"

于是，自我感觉就从对于自我的理智占有中被区别出来，它可以无限小于或大于我们对人的理解。根据巴什拉尔的说法，相对于无限大的我思，有一个无限小的我思。后者接近于梦，接近于精神深陷其中的下意识状态。

在我思的这两种极端类型中间，还有许多其他的类型。将它们区别开来，分离出来，承认它们的特殊性，辨认每一个人说"我思考着我自己"时的特殊口吻，我觉得这就是根本的任务，批评的探究总是能够取得成绩。这任务不轻松，但不是不可能，因为这些意识行为并非独此一



家。如同普鲁斯特的情感回忆一样，它们在同一种存在的进行过程中或多或少是经常重复的。日、夜、醒、眠的秩序使生活成为一股时断时续的脉络，其中每一个重获清醒的时刻对于醒来的睡眠者都是一个重获自我意识的机会。

智慧箴语

一种常有的经验告诉我，自我感觉是世界上最具个性的东西。



想像的预兆

〔荷兰〕斯宾诺沙

我们想像的结果或者是由身体组织或者是由心灵组织产生的。为了避免过于冗长，我暂且仅由经验来证明这一点。我们看到，热狂病和其他生理的障碍是神经错乱的原因，那些具有多血质性格的人只能想像争斗、忿怒、格杀诸如此类的东西。同时我们也看到，想像在很大程度上也为心灵的组织所决定，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在一切事情上面，想像是跟随着理智的踪迹，用一定的秩序将它的形象和语言联结起来，并使它们彼此相互结合，这一点正如知性所证明了的。

更进一步说，几乎不存在这样的东西，我们能够理解它，但想像却不能直接从它构造一个形象。既然是这样，所以我认为，所有由生理原因引起的想像结果永远也不能



成为未来事件的预兆，因为它们的原因并不包含有未来的事件。反之，那些在心灵组织里有其原因的想像结果或者想像形象却很可能成为某个未来事件的预兆，因为心灵能够模糊地预感到某个未来的事件，所以我们就能够确定地和生动地想像它们，仿佛真实存在于眼前的事物一样。

父亲爱他的儿子是如此之深，以至他和他的儿子好像是同一个人。既然他的思想里必然存在着儿子本质状态的观念，以及伴随这观念而来的东西，既然这位父亲由于同他的儿子结合在一起，所以他有一部分就是他的儿子，那么，父亲的心灵中必然就有了儿子的观念本质及状态，以及由此而来的东西。而且，因为父亲的心灵在观念上有了由儿子的本质而来的东西，那么他就能够生动地想像由儿子本质而引起的事件，犹如它们是眼前的事物一样。

当然这需要具备下列条件：1. 在儿子生活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是有意义的；2. 这个事件是我们所易于想像的；3. 事件所出现的时间不要过于遥远；4. 身体的组织不仅健康强壮，而且也是自由的，摆脱了一切从外界而来的，扰



乱感官的忧虑和烦恼。并且还有一点也是重要的，即当我们去思考这些事物时，能唤起同它们相类似的一些观念，例如，如果在我们同这个人或那个人交谈时，听到了一种呜咽，那么当我们再想起了这个人时，我们的耳朵曾经感觉到的呜咽会再度出现在我们的记忆里，仿佛当初我们同他交谈时一样。

智慧隽语

所有由生理原因引起的想像结果永远也不能成为未来事件的预兆，因为它们的原因并不包含有未来的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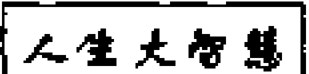
精神本质

［法］史怀泽

关于构成我们内心体验的那些东西，对于我们最信赖的人，我们也只能告诉他们一些片断。至于整体，我们没有能力给予，即使他们能够把握。我们共同漫步于昏暗之中，在那里没有人能仔细辨认出他人的面貌。只是偶尔地通过我们与同行者的共同经历，或者通过我们之间的交谈，在一瞬间，他在我们身旁就像被闪电照亮了一样，那时，我们看见他的样子。以后，我们也许又长时间地并肩在黑暗中行走，并徒劳地想像他的特征。

我们应该顺应这一事实，我们每个人对其他人来说都是个秘密。结识并不是说相互知道一切，而是相互爱和信赖，这个人相信另一个人。一个人不应探究其他人的本质。分析别人，即使是为帮助精神错乱的人恢复正常，也





不是一个好办法。那不仅存在着肉体上的羞耻，而且还存在着精神上的羞耻，我们应该尊重它。心灵也有外衣，我们不应脱掉它。我们任何人都无权对别人说：由于我们属于一个整体，因此我有权了解你的一切思想。甚至亲如母亲也不可以这样对待她的孩子。所有这一切要求都是愚蠢而不幸的。人应做的只是唤起给予的给予。尽你所能地将你的部分精神本质给予你的同行者，并将他们回复给你的东西作为珍宝接受下来。

从我的青年时代起，我就认为敬畏别人的精神本质是不言而喻的，这也许与我得自遗传的内向性格有关。后来，我越来越坚持这种看法。因为我看到，当人们要求像看一本属于自己的书一样看别人的心灵，当人们在应相信别人的时候却要了解和理解别人，就会产生痛苦和异化。对于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必须防止责备他们缺少对我们的信任，即使他们不是每时每刻让我们看到他们的心扉。我们越是熟悉，相互之间就越是变得充满神秘。只有敬畏其他人精神本质的人，才会真正对他人有所帮助。



从而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迫使自己过多地泄露内心生活。我们不应将自己的精神本质同他人的精神本质混在一起。惟一的关键在于：我们努力追求心中的光明。这个人感受到别人的这种努力。人心中的光明在哪里，就会在哪里放射出来，然后我们相互了解，在黑暗中并肩漫步，但不需要注视别人的脸和探视他的心灵。

智慧寄语

我们不应再将自己的精神本质同他人的精神本质混在一起。



沉　思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

哲学的沉思不像宗教的沉思，它没有神圣的对象，没有圣地，也没有固定的形式。我们赋予它的秩序，不能变成一种规则，它作为潜能保留于自由的运动中。这种沉思不像宗教礼拜，它要求孤独。

这种沉思可能的内容是什么？

首先，“自我反省”。我回想自己在一天中已经做了什么，思考了什么，以及感觉到什么。我质问自己在哪些方面做错了，在哪些方面不诚实，在哪里逃避责任，以及在哪些方面不诚恳。我也试图辨别我所表现出来的好的品质，并努力使它们发扬光大。我反省那些支配我的行为——这些行为是我在一天的过程中产生的意识程度。我判断我自己——只是关于我的特定行为，而不是针对整个的



我，因为后者是我看不见的——在那些我卷入并依之判断自己的事情中，我发现了种种一致的原则。或许，我要把在愤怒、绝望、厌倦和其他丧失自我的状态中引以为自我告诫的话语记在心间，把它们当作像咒符那样的东西，以提醒自己（如："保持适度"、"想着他人"、"要忍耐"等等）。我向那种自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始，经过斯多葛派和各基督教派而延续至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传统学习（包括自我反省的训谕）。但我认识到：这样的反省决不是决定性的，它极易发生错误。

其次，"超越反省"。我借哲学方法的指引获得了对真实存在与神性的认识。我在文学和艺术的帮助下阅读了关于存在的种种符号。我经过哲学的细察而达到对上述一切的理解。我试图探知：哪些是独立于时间的，哪些是在时间中永恒的。试图触及自由的根源，并由此而触及存在本身。我追寻着——就像去参与创造。

第三，我反省"当下所应当做的"。当我在思考的不可避免的紧张中丧失了对"统摄"意义的认识时，对我与



他人共同生活的回忆，就是借以明了我的当下任务乃至当日各种琐事的背景。

我在对世界的反省中为自己所获得东西——如果有的话——将是虚无。凡是没有在交流中得以实现的，尚不存在；凡最终无法在交流中立足的，还没有适当的基础。真理开始于这两方面。

因此，哲学要求：寻觅连续不断的交流，无保留地甘冒危险，抛弃那以新的伪装出现而强加于你的大胆的自我主张，生活于这样的希望中——即自我的抛弃中，你将以某种无法预料的方式回到自身。

智慧雋语

我们赋予它的秩序不能变成一种规则，它作为潜能保留于自由的运动中。



人的认识

〔法〕帕斯卡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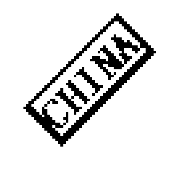
人的伟大之所以为伟大，就在于他认识到自己可悲。一棵树并不认为自己可悲。

因此，认识自己可悲是可悲的，然而认识我们之所以可悲，却是伟大的。

这一切的可悲本身就证明了人的伟大。那是一位伟大君主的可悲，是一个失了王位的国王的可悲。

我们没有感觉就不会可悲。一栋破房子就不会可悲。只有人才会可悲。

人的伟大——我们对于人的灵魂具有一种这样伟大的



观念，以致我们不能忍受它受人蔑视，或不受别的灵魂尊敬。而人的全部幸福就在于这种尊敬。

人的伟大——人的伟大是那样显而易见，甚至于从他的可悲里也可以得出这一点来。因为在动物是天性的东西，于人类却称之为可悲，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人的天性现在既然类似于动物的天性，那么他就是从一种为他自己一度拥有的更美好的天性里堕落下来的。

对立性。在已经证明了人的卑贱和伟大之后——现在就让人尊重自己的价值吧！让他热爱自己吧！因为在他身上有一种美好的天性。可是让他不要因此也爱自己身上的卑贱吧。让他鄙视自己吧！因为这种能力是空虚的。可是让他不要因此也鄙视这种天赋的能力。让他恨自己吧，让他爱自己吧！他的身上有着认识真理和可以幸福的能力。然而他却根本没有获得真理，无论是永恒的真理，还是满意的真理。

因此，我要引人竭力寻找真理并准备摆脱情感而追随



真理（只要他能发现真理），既然他知道自己的知识是彻底地为感情所蒙蔽，我要让他恨自身的欲念，——欲念本身就限定了他。——以便欲念不至于使他盲目做出自己的选择，并且在他做出选择之后不至于妨碍他。

智慧寄语

我要引人竭力寻找真理并准备摆脱情感而追随真理。



渴　求

〔美〕亨利·梭罗

不必给我爱，不必给我金钱，不必给我名誉，给我真理吧！我坐在一张堆满了山珍海味的餐桌前，受到奉承的招待，可是那里没有真理和诚意。宴罢之后，从这冷淡的桌上归来，我饥饿难当。这种招待冷得像冰。我想不必再用冰来冰冻它们了，他们告诉我酒的年代和美名，可是我想到了一种更古，却又更新、更纯粹、更光荣的饮料，但他们没有，要买也买不到。式样、建筑、庭园和“娱乐”，在我看来，有等于无。我去访问一位国王，他吩咐我在客厅里等他，像一个好客的人。我邻居中有一位住在树洞里，他的行为才真有王者之风。我要是去访问他，结果一定会好得多。

我们还要有多久坐在走廊中，重复这些无聊的陈规陋



习，弄得任何工作都荒诞不堪，还要有多久呢？好像一个人，每天一早就要苦修，还雇了一个人来替他种土豆，到下午，抱着预先备好的善心出去表现基督教徒的温柔与爱！

波士顿、伦敦、巴黎、罗马，想想它们的历史多么悠久，它们还在因它们的文学、艺术和科学多么进步而沾沾自喜。这里有的是哲学学会的记录，对于伟人公开的赞美文章！好一个亚当，在夸耀他自己的美德了。“是的，我们做了伟大的事业了，唱了神圣的歌了，它们是不朽的”，在我们能记得它们的时候，自然是不朽的。可是古代的有学问的团体和他们的伟人，请问现在何在？我们是何等年轻的哲学家和实验家啊！我的读者之中，还没有一个人生活过整个人生，也许只是在人类春天的几个月里。即便我们患了7年才能治好的癣疥，我们也无法看见康科德受过的17年蝗灾。我们只了解我们所生活的地球上的一张薄膜。大多数人没有深入过水下6英尺，也没有跳高到6英尺以上。我们不知自己身在哪里。况且有差不多一半的时间，我们是沉睡的。可我们却自以为聪明，自以为在



地球上建立了秩序。

真的，我们倒是很深刻的思想家，而且我们是有志气的人！我站在林中，看这森林地上的松针之中，蠕蠕爬行着的一只昆虫，看到它企图避开我的视线，去藏起来，我就问我自己，为什么它有这样谦逊的思想，要藏起它的头避开我，而我，也许可以帮助它，可以给它这个族类若干可喜的消息，这时我禁不住想起我们更伟大的施恩者、大智慧者，他也在俯视着我们这些宛如虫豸的人。

智慧隽语

请问现在何在？我们是何等年轻的哲学家和实验家啊！



与真理的关系

〔俄〕列夫·托尔斯泰

在自己的行为中没有自由的人，当他以什么作为行为的原因时，即当他承认或者不承认真理时，始终感到自己是自由的。而他的自由感觉，不仅仅不依赖于外在的发生在他身外的事情，甚至不依赖于他自己的行为。

因此，一个人尽管在情欲的影响下做了与真理的意识相反的行为，但在承认或不承认这条真理上仍是自由的。就是说他可以不承认这条真理，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必需的，自己做了它是无可非议的；他也可以承认这条真理，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不好的，自己做了这种行为应受到指责。

比如一个赌棍，或者一个酒鬼，无法抑制诱惑而深陷



在欲海之中，但他们在判断赌博和嗜酒是一种恶还是一种无所谓的游戏的问题上仍然是自由的。当他选择了第一种判断时，即使他不能立刻脱离欲海，但他越是真诚地承认真理，就越能得到解脱；当他选择第二种判断时，他就会不断增强自己的欲望，从而消除了获得解脱的任何可能性。

这就像一个人经不起炎热，不去搭救自己的同伴而从失火的房子里逃掉时，他仍然可以自由地（承认人冒着危险而服务于他人的生命是真理）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不好的，然后为此责备自己；或者（不承认这个真理）认为自己的行为是自然的、必要的，并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无可非议的。处于第一种状况的人，在他承认真理的时候，尽管自己没有遵守它，但他还是准备去做一系列从这个认识中必然产生的自我牺牲的行为。处于第二种状况的人，却是要准备去做一系列与第一种人相反的自私自利行为。

但是，人们对任何真理承认与否并不都是自由的。也有这样的真理，在很久以前它就被人承认了，或者通过教



育、传说使人接受并信仰它。遵行这些真理，对人来说已经成为人的第二天性。也有这样的真理，人们对它的感觉不甚清楚，觉得遥远。人既不能自由地否定第一种真理，也不能自由地肯定后一种真理。然而还存在着第三种真理，对人来说，它们还没有成为活动的下意识动机，然而却也清楚地展示在人的面前，以至于人不能绕开它，不可避免地要这样或那样地对待它，承认它或者不承认它。只有在对待这种真理时，人才有自由。

人一生中与真理之间的关系，很像一个在黑夜赶路而前面有灯光照着的人，他无法看见那些没被灯光照亮的地方，没有看见，也没有能力改变自己与灯光和与黑暗的关系。但是他无论站在道路的哪一点，都能看见那被灯光照亮的地方。他永远有权选择这条道路之上的这一边还是那一边。

智慧寿语

人一生中与真理之间的关系，很像一个在黑夜赶路而前面有灯光照着的人。



自由的条件

〔英〕劳伦斯

在我们的内部，衰败之流缓缓地流向衰落之河。这是一个方向。在我们的血管里，生命之流也在流淌，流向创造的河口。这是另一个方向。我们同时流向两个方向，我们是流向黑暗的地狱之河和流向闪光的天堂之河的分水岭。

如果我们感到羞愧，那就让我们接受那使我们羞愧的事物，理解它并与它合二为一，而不是用面纱掩盖它。如果我们从一些我们自己的令人作呕的排泄物前退缩，而不是跃起并超越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就会堕入腐败和堕落的地狱。让我们再站起来，这次不再是腐烂发臭，而是完成和自由。如果有一个令人讨厌的思想或建议，不要由于不恰当的正义感而马上否定它，让我们诚挚地承认它，接受它，对它负责。将魔鬼驱逐出去并不是好事。它们属于



我们，我们必须接受它们并与它们和平共处。因为它们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是天使，同时也是恶魔。在我们身上，天使与恶魔共存。不仅如此，我们是一个整体，富有理性的整体。而一个完整的、没被贬谪的人，完全可以超越天使和魔鬼。

自由的条件在于：在理解中我什么也不怕。我的躯体怕痛，我在恋爱中怕恨，在死亡中怕生。但在理解中，我既不怕爱也不怕恨，不怕死，不怕痛，不怕憎恶。我勇敢地面对甚至反对憎恨。我甚至理解憎恨并与它和平共处。不是通过排斥,而是通过合作与一致。排斥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无论我们将我们的魔鬼投入到什么样的监狱，它都将最终进入我们的内心，我们将沦入我们自己憎恨的污水池。

如果我们的灵魂中有一种秘密的、害羞的欲望，千万不要用棍子将它从意识中驱逐出去。如果这样，它将躲得远远的，躺在所谓下意识的沼泽里，我不能用我的棍子追逐它。让我将它带到光亮里瞧一瞧，看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恶魔也是上帝的造物，它也有它存在的理由，在



它的存在中，也拥有真和美。甚至我的恐惧也是对它对真的一个赞颂。我必须承认，我的恐惧是名副其实的，我应该接受它，而不是将它从我的理解中排斥出去。

在这世上没有什么可羞愧的东西，地底下也没有，只有我们悬挂在那儿的怯懦的遮羞面纱。拉下面纱，并遵从每个人自我负责的灵魂去理解一切，理解每个人。那么我们才是自由的。

谁使我们成为事物的判官？谁说睡莲可以在静静的池塘中轻轻摇晃，而蛇却不能在泥泞的沼泽边咝咝作响？我必须在那可怕的大蛇面前卑躬屈膝，并当它从我灵魂的神秘草丛中抬起他那低垂的头时，把他应得的权益交还给他。

智慧隽语

在理解中我什么也不怕。



相对的真理

〔英〕考德威尔

真理就是人与自然作斗争的条理化产物。由于这种斗争积聚了资本（技术和知识）并日愈复杂，因此作为现实反映的真理在人的头脑中也日愈丰富。在任何时间，在任何人的头脑中只能有局部的真理。在个人的头脑中，对现实的感知是歪曲的、片面的和有限的，但所有人的头脑中的感知总和就具有真理的力量、科学的力量，因为它是用社会条件梳理组织的，而后者本身又是经济生产的必然性产物。这样，在任何时期，真理都是所有人头脑中对现实的片面反映所形成的特殊复合体——不是凑在一起了事，而是在既定社会中，根据该社会的实验技术水平、科学文化、交流和讨论手段以及实验设施等等而加以条理化并组织起来。



对每个人而言，“真理”采取了感知和记忆的形式，感知即人以感官把握现实，记忆即在当前活跃着的以前的旧感知，它影响着目前的感知。人的意识内容通过联想组合并成为真理之后，这种意识就获得了巨大的力量，带着日益增加的穿透力再次反馈到个人，个人的记忆和感知从而也日益为其社会存在所制约。从这一意义上说，个人的意识是社会产物。

真理是个人关于现象之间联系的经验，通过与千百万人的同类经验认同而组成。它之所以能被组成，是因为这些感知世界是同一个物质宇宙展示的现象，而不是许许多多个人主观世界的现象。而所有的个人都是该物质宇宙的组成部分。没有这一共同的因素，就没有诸多个人世界间的一致性，因而也没有客观真理。科学是一种客观真理，它致力于揭示物质的联系或现象的“因果关系”。

世上没有绝对真理，在一定时期内社会对真理的追求有一个限度。绝对真理的这一限度就是宇宙本身，即在人与自然完全交汇之时……但是甚至这种理论上的限度也是



假定有一个静止的世界和一种外在于这个世界的真理。然而真理毕竟是世界的一部分。真理是从人与其他现实存在的斗争中产生的，因此，在这种斗争的每一阶段都产生新的现实，世界变得更加复杂，现实本身也更加丰富。正由于现实日趋复杂，“绝对真理”的目标被不断地推向更远的阶段。社会不能达到绝对真理，恰如一个人不能高于自己并俯视自己——不过，也恰如一个人不断长高，视野随之渐渐扩大，社会的无穷无尽的发展也拓展着真理。

智慧隽语

在任何时期，真理都是所有人头脑中对现实的片面反映形成的特殊复合体。



大 智 慧

〔印度〕克利希那穆尔提

你怎样才能达到思想的终点呢？或者更确切地讲，那种分离的、破碎的和不公正的思想怎样才能结束呢？对此你能怎样做呢？你所谓的戒律将消除它吗？请检查一下这个戒律的过程。那完全是一个思想的过程，在它那里存在着屈从、束缚、控制。支配所有这些的动人的无意识在你以后的成长中都将显现出它自己。如果试着长时间不抱任何目的，那么你一定能发现戒律显然不是消除自我的过程。自我是不可能通过戒律被消除的，因为戒律是一个巩固自我的过程，而且，你的全部信仰将支持它。你的全部沉思、主张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知识将消除自我吗？信念将消除自我吗？换言之，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现在为了打击自我的根基而被迫所做



的一切活动会成功吗？所有这一切在一个分离的、反应的思想过程中，难道不是一种根本的消耗吗？当你根本地或者深刻地意识到思想不能够终结它自身时，你会做些什么呢？会发生什么呢？观察你自己。当你完全认识到这一真相时，会发生什么呢？你认识到任何反应都是有条件的以及别的什么，而通过条件你不可能有任何自由，不论是在开始还是在结束——而且自由总是处在开始而不是处在结束。

当你意识到任何反应都是条件作用的一种形式，而且因此不断地以不同的方式给予自我时，事实上发生着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你必须非常清楚。信念、知识、戒律、经验、获得一种结果或达到一种目的、野心的整个过程，在目前的生活中或未来的生活中成为某种东西——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分离的过程，一个引起冲突、苦难、战乱的过程，从那里你得不到任何一种通过共同的努力能达到的解脱，相反，使你感受到的是集中营以及它遗存下来的一切恐惧。你能认识到这一事实吗？当精神讲“是这样”，“那是我的问题”，“那的确是我处的位置”，“我明白



知识与戒律能做什么，野心能做什么”时，这种精神状态是什么呢？的确，如果你明白所有这一切，那么你在工作中就已经有了一个不同的过程。

我们看见才智拥有许多方法，却看不见爱的方法。爱的方法不是通过才智被发现的。才智以及它的所有衍生物，它的所有愿望、野心、追求，必须为了爱的出现而结束。当你爱，当你合作时，你是不考虑自己的，难道你不知道吗？当你不是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人，或者你不处在一个好的地位上去爱时——那种相反的爱是除了害怕就什么都不是的东西，那就是智力的最高级形式。

智慧隽语

通过条件你不可能有任何自由，不论是在开始还是在结束——而且自由总是处在开始而不是处在结束。



至　美

〔英〕罗　素

结合有三种：思想之结合、情感之结合、意志之结合。思想之结合是知识，情感之结合是爱，意志之结合是服务。分裂也有三种：错误、憎恨、斗争。促进分裂的是本能，也就是人的兽性部分；促进结合的是知识、爱和相继而来的服务，那种组合就是智慧，是人的至美。

本能生活将世界看作是达到本能目的的手段，因此它认为世界不如自己重要。它使知识限于有用的东西；使爱限于敌对本能的冲突中的盟友；使服务限于对那些本能上与己有关的人。它所居住的世界是一个狭小的世界，被陌生的或敌对的力量所包围，它被囚禁于一个被围困的堡垒里，它知道最后的降服是不可避免的。



智慧生活所寻求的是无私的目的，其中没有竞争，没有仇恨。它所寻求的结合是无限的，它想知道一切，爱一切，为一切服务。它到处为家，没有墙垣能阻止它的前进。在知识方面，它不分有用与无用；在爱方面，它不分敌友；在服务方面，它不分应得的和不应得的。

人的兽性部分，由于知道个人生命的短暂与无能，就害怕死亡，而且由于不愿承认挣扎的徒然，就假定一种延长，在那种延长中，失败将转为成功。人的神性部分由于感觉到个人是无关紧要的，所以不重视死亡，而且觉得希望并非有赖于个人生命的延续。

人的兽性部分充满了自己的欲望的重要性，因此觉得宇宙觉察不到那种重要性是令自己不可忍受的。外界对它的希望或恐惧之淡漠令人痛苦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因此它认为那种淡漠是无可容忍的。人的神性部分不要求外界遵照一个范本，它接受世界而且在智慧中获得一种无求于世界的结合。它的精力不被那好像是敌对的东西所阻挠，而是深入它，与它合而为一。那是我们的理想力量，而不是



虚弱，使我们害怕承认理想是我们的而非世界的。我们和我们的理想必须独立，而且要征服世界的淡漠。是本能，而不是智慧，使我们觉得征服世界的漠然是困难的而且因害怕征服外界所招致的孤独而战栗。智慧不会感到那种孤独，因为它甚至能和最异己的东西结合。要求我们的理想该在现实世界里实现是智慧必须逃避的最后囚室。每一种要求都是囚室，仅仅当它无所求的时候，智慧才是自由的。

智慧隽语

它所寻求的结合是无限的，它想知道一切，爱一切，为一切服务。





情感树没有季节

安稳的心，在雷声中也能熟睡。

——谚　语



人的虚荣

〔法〕霍尔巴赫

如醉如狂的想像力认为世界上只有上天的恩惠；比较冷静的理性则认为世界上有善也有恶。你们说，我存在。但是这个存在是否始终幸福呢?你们说：“请看太阳吧，阳光照耀大地，地上才为我们生长丰盛的五谷和青草；请看花吧，花的开放可以使我们的眼睛快乐，可以使我们的嗅觉清爽；你看树木被佳美的果实压得弯腰点头；你看清澈明净的流水只是为了解除我们的口渴；看一看环抱大陆而使我们的商业繁盛的海洋吧；看一看有远见的大自然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而创造的一切生物吧。”

诚然，这一切我都看见了，而且还尽自己的力量利用着所有这些东西。但是，在许多国家里，光辉灿烂的太阳几乎永远被乌云遮住；在另一些国家里，过分炎热的太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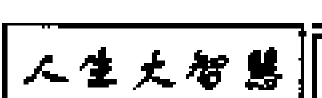


使人痛苦，因为它产生灾难，引起可怕的疾病，使田野干涸，草地上再也见不到植物，树上再也不结果实，庄稼烧尽，源泉涸竭。人只有费尽气力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人也只能抱怨自然界的残酷，虽然你们认为它是好善乐施的。如果海洋使我们得到药材、珍宝和毫无用处的奢侈品，那么，难道在同一些海洋中找不到热衷于到那里去寻找所有这些珍宝的成千上万的人的坟墓吗?

虚荣使人相信，人是宇宙惟一的中心，人只是为自己才创造自己的世界和自己的上帝。他感到自己有权根据自己的愿望改变自然规律，当谈到其他所有生物时，他就像无神论者一样进行推论。难道人不应认为动物界、植物界和矿物界的一切事物只是一些不应当得到天意的关怀、神灵的眷顾和正义裁判的机器吗?凡人们把一切事件——一切成功与灾难、健康与疾病、生与死、富裕与饥饿——都看成是对他们的行为(仿佛这些行为是受自由意志决定的，虽然他们没有任何理由硬说自己有自由意志)的奖励或惩罚。

为什么他们议论动物时不从同一前提出发呢?尽管人看





到，当同一个最公正的上帝存在的时候，动物像人们一样有幸福也有痛苦，可能是健康的也可能是有病的，可能活着也可能死去，但是他不会想到扪心自问：动物有怎样的过错才会使自然界的这个统治者对自己大发脾气?而被宗教偏见弄得瞎眼的哲学家，为了在这个问题上摆脱困境，竟达到这样狂妄的地步，甚至武断地说："动物没有感觉的能力。"

智慧隽语

动物有怎样的过错才会使自然界这个统治者对自己大发脾气。



负罪感

〔英〕罗　素

在负罪感中有那么一种卑鄙的、缺乏自尊的成分。通过放弃自己的尊严是不可能使人走上正确道路的。理性的人会将自己的不良行为同别人的不良行为一样对待，看作一定环境下的行为后果。这些不良行为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加以避免：一是充分认识到这种行为的不良性；二是在可能的条件下，避开引起这类行为的环境条件。

实际上，负罪感是一种十分无益的情感，而远远不是美好生活的成因。它使人不幸，造成人的自卑感。正因为不幸福，他似乎就可以向别人提出过分的要求，这样做又妨碍他去享受人际关系中真正的幸福。正因为自卑，他会对那些比自己优越的人表示敌意。他发现羡慕别人是困难的，而嫉妒却是容易的。他将变成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发



现自己越来越孤独。

一种对待他人的大方豁达态度不仅能给他人带来快乐，也是持这一态度的人获取快乐的巨大源泉，因为它使他受到普遍的喜爱和欢迎。但是对于那些被负罪感所困忧的人们来说这种态度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它是人的自信和自我依赖的结果，它需要一种人的心理整合，通过这种整合，我的意思是说，人性、意识、潜意识、以及无意识等各个层次的心理因素的共同协调作用，而不是处于无休止的争斗中。要取得这样一种和谐，在多数情况下可以通过明智的教育来达到，但是在教育本身并不明智的时候，要做到这一点是相当困难的。这是一种为心理分析学家所尝试了的过程，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情况下，病人自己就可以做到这一点，除了在非常严重的情况下，需要专家的帮助。

别说这种话："我没有时间去从事这种心理劳动，我忙于应付各种生活事务，我不得不让我的无意识去随意作祟。"当一个人人格分裂的时候，没有什么比它更加减少



人的幸福和效率了。把时间花在使自己的人格各部分之间产生协调，是值得的。我并不是说，一个人应该每天抽出一个小时来检查自己。我认为这决不是最佳办法，因为这样做会强化人的自我关注，而自我关注本来就是需要治疗的疾病之一，因为和谐健全的人格是直接外向型的。

我的主张是：一个人应该将他的心思重点放在他所理性地信仰的东西上，而决不允许相反的、非理性的信仰不受质问就进入自己的头脑，甚至控制自己，不管时间如何短都不行。这是一个人在受到引诱回返到婴儿期状态时，同自我展开推理的问题，如果这种推理足够集中，其过程是非常短的。因而所用的时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智慧寄语

当一个人人格分裂的时候，没有什么比它更加减少人的幸福和效率了。



严以律己

〔美〕弗洛姆

只有当人不再作为他那更强的“同胞”的消费品时，同类相食的史前年代才会终结，真正的人的历史才会开始，为了促成这样的变化，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我们同类相食的方法和习惯是何等罪恶。即使充分意识到了，但如果不同时进行公平全面的自责，也仍然是无济于事的。

自责远不只是对某事感到抱歉。自责是一种强烈的情感。一个自责的人感到真正厌恶他自己和他所做的事。真正的自责和随之而来的耻辱感是可以防止旧的罪行一次次重复的惟一的人的情感。哪里没有自责，哪里就会出现没有犯罪的幻觉。但是，我们在什么地方发现过真正的自责呢?以色列人为他们对迦南部落施行的灭绝种族的屠杀自责了吗?美国人为几乎彻底地消灭了印第安人自责了吗?几千



年以来人们生活在这样的体制中，它允许胜利者无须自责，因为它令权力等同于权利。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坦白承认由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同代人或我们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无论是我们直接去干的，还是我们曾对这些罪行袖手旁观。

我们应该坦率地公开以典礼的形式承认这些罪行。罗马天主教堂给个人提供一个机会，让他忏悔自己的过错，以便听到良心的呼唤。但是个人的忏悔是不够的，因为它不需讲出由一个团体、一个阶级、一个民族，或最为重要的是一个不听从于个人良心指示的主权国家所犯下的罪行，只要我们不愿作“民族罪行的忏悔”，我们就将继续使用我们的老办法，敏锐地注视着我们的敌人所犯的罪行，而对我们自己的人民所犯的罪行熟视无睹。当一些自称道德卫士的民族表现出丝毫不考虑到良心时，个人怎么能认真地开始遵从良心的指示呢?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良心的声音在每一个公民的心中沉寂，因为良心并不比真理更难被分割。



如果人的理智能有效地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就不会受不理智的情感所支配。智力仍然是智力，即使它被用于罪恶的目的。然而，理智，我们对本来面目的现实而不是对我们想要看到以便能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加以利用的现实的认识——在这种意义上，理智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它可以驱除我们不理智的情感，也就是说可以使作为人的我们成为真正的人，并使不理智的动力不再是我们行动背后的主要驱使力。

智慧隽语

真正的自责和随之而来的耻辱感是可以防止旧的罪行一次次重复的惟一的人的情感。



自满·自薄

〔美〕威廉·詹姆斯

众多的快乐构成了自满，相反，众多的痛苦则形成了耻辱感。无疑，我们感到自满时，确实会高兴地将我们可能得到的所有奖赏排演一番；而陷于绝望时，则总预感着不幸。但是，单纯对奖赏的期待并不就是自满，单纯对不幸的忧惧也不就是绝望，因为自我感觉中有某种人人都有的一般感情基调，它独立于我们满意与不满意的客观理由。也就是说，一个处境极其可怜的人可能十分自鸣得意，而一个在生活中很成功，受到所有人尊重的人，却可能最终仍对自己的能力没有信心。

尽管如此，有人仍可能会说，自我感觉的正常诱因是一个人的实际成功或失败和他在社会上所处实际地位的好坏。“他伸出自己的手指，抽出一件精品，然后说，我是



多棒的一个男孩。”如果一个人的经验自我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他的力量总是给他带来成功，他既拥有地位和财富，又拥有朋友和名望，那么，他就不太可能像小时候那样，感到不自信和怀疑。“难道这不是我建造的巴比伦吗?”而一个一再受挫，到中年仍一事无成的人，就容易变得病态地不自信，从而在他有能力应付的考验面前退缩。

自满和自薄是一种独特的情感，它们可以与愤怒或痛苦这样的原始情感划归同类。它们二者都有与自己相应的特殊面部表情。自满的时候，肌肉受到刺激，目光炯炯有神，步态摇摆而轻快，鼻孔张大，嘴角泛起特殊的微笑。这些症状在疯人院里以异常的形式表现出来。那里总是有一些病人极度地自鸣得意，他们面部表情愚蠢，走路昂首挺胸，大摇大摆，这与他们缺乏任何可贵的个人品质形成了可悲的对照。同样，在这些绝望的避难所中，我们发现，有些好人自认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而永远失去了希望。他们低头弯腰，畏畏缩缩，生怕他人注意，说话低声下气，目光不敢正视别人。同病态的恐惧和愤怒一样，这些相反的自我感觉可能并非由充足的刺激理由引



起。事实上我们自己知道，自尊和自信的晴雨表升降的原因似乎是本能和官能的，而不是理性的，它当然也同朋友对我们的尊重的变化不相应。

智慧箴语

一个处境极其可怜的人可能十分自鸣得意，而一个在生活中很成功，受到所有人尊重的人，却可能最终仍对自己的能力没有信心。



痛苦与厌倦之间

〔德〕叔本华

生命剧烈地在痛苦与厌倦的两端摆动，贫穷和困乏带来痛苦，太得意时，人又生厌倦。所以，当劳动阶层无休止地在困乏、痛苦中挣扎时，上层社会却在和“厌倦”打持久战。在内在或主观的状态中，对立的起因是由于人的受容性与心灵能力成正比，每个人对痛苦的受容性，又与对厌倦的受容性成反比。人的迟钝性是指神经不受刺激，气质不觉痛苦或焦虑。无论后者多么巨大，知识的迟钝是心灵空虚的主要原因。惟有经常兴致勃勃地注意观察外界的细微事物，才能除去许多人在脸上流露的空虚。心灵空虚是厌倦的根源，好比兴奋过后的人们需要寻找某些事物填补空下来的心灵，但人们寻求的事物又大多类似。

试看人们依赖的消遣方式，他们的社交娱乐和谈话内



容多是千篇一律的。有多少人在阶前闲聊，在窗前凝视窗外，由于内在的空虚，人们寻求社交、余兴、娱乐和各类享受，因此产生奢侈浪费与灾祸。人避免祸患最好的方法，就是增加自己的心灵财富，人的心灵财富越多，厌倦所占的空间就越少。那不衰竭的思考活动在错综复杂的自我和包罗万象的自然里，寻找新的材料，从事新的组合，这样不断鼓舞心灵，除了休闲时间以外，厌倦是不会趁虚而人的。

另外，高度的才智基于高度的受容性、强大的意志力和强烈的感情之上。这三者的结合体使各种肉体和精神的敏感性增高。不耐阻碍，厌恶挫折——这些性质又因高度想像力的作用更为增强，使整个思潮都好像真实存在一样。人的天赋气质决定人受苦的种类，客观环境也受主观倾向的影响，人所采用的手段总是对付他所忍受的苦难，因此客观事件对他总是具有特殊意义。

聪明的人首先努力争取的无非是免于痛苦和烦恼的自由，求得安静和闲暇，过平静和节俭的生活。减少与他人



的接触，所以在他与同胞相处了极短的时间后就会退隐，若他有极多的智慧，他就会选择独居。一个人内在所具备的越多，求助于他人的就越少——他人能给自己的也越少。所以，智慧越高，越不合群。倘使智慧的“量”可以代替“质”的话，人活在大千世界中的自由度就会多一些。人世间一百个傻子实在无法代替一个智者。更不幸的是人世间傻子又何其多。

智慧隽语

一个人内在所具备的越多，求助于他人的就越少——他人能给自己的也越少。



自我尊敬

〔美〕爱因·兰德

为了能成功地与真实世界打交道——追求并获得生命所需的价值——人们需要自我尊敬：他们需要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有充分的信心。

焦虑和犯罪感是与自我尊敬相对立的，并且是心理疾病的症状，它们使人思维分裂、价值丧失和行动麻木不仁。

当一个自我尊敬的人选择了他的价值，确立了他的目标，并且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时，他就会有统一的行动——这就像一座通向未来的桥，生命将在这座桥上通过，而桥本身是由信念支撑的，这种信念是一种思维、价值和判断的能力，也是人的价值。



这种对真实世界的控制不是特殊的技巧、能力和知识的结果。它不依赖于某种特定的成功或失败。它反映了人与真实世界的基本关系，人们信念的基本能力和价值。它也反映了一种自信，即人在本质上或原则上对世界的权利。自我尊敬是一种形而上学上的评价。

它是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具有传统道德的人是不可能接受它的。神秘主义和自我牺牲的信条都不可能使人达到心理健康或自我尊敬。这些信条是存在论的和心理论的自我毁灭。维持自我生命和达到自我尊敬，要求人们完全运用理智——但是传统向人们所传授的道德是基于和要求信仰的。

信仰要求人们完全依赖于一种信条，它不具备感官的事实和理性的证据。

当一个人拒绝将理性作为自己判断的标准时，对他来说只有另一条标准：他的感觉。神秘主义者是这样一种人，他以自己的感觉为认识的工具。信仰是感觉等于知识



的方程式。

为了达到所谓信仰的“德性”，自我牺牲的信条要求，人们必须放弃自我的观察和判断，必须愿意非理智地生活，必须过着无法使自己的生活感受成为他人知识一部分的生活，并使自己陷入恍惚和假想之中。由此，人们必须压抑自己的批判性思维，并把它看成是罪恶的，人们必须限制不断产生的任何问题。

事实上，所有人类的知识和概念都是一个有等级秩序的结构。人类思维的基础和出发点是人的感官知觉。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形成最初的概念，然后，通过确认和整理更大范围内的新概念构造知识大厦。

智慧隽语

神秘主义和自我牺牲的信条都不可能使人达到心理健康或自我尊敬。



仇恨的积淀

〔奥地利〕弗洛伊德

我们面对的是，人们在感情上相互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根据著名的叔本华冻得哆嗦的豪猪的比喻，没有一个人忍受得了与他人过于亲近的关系。

心理分析证明，几乎任何一种两人之间长时期的亲密感情关系——婚姻关系、友谊、父母和子女关系——都包含一种拒绝、仇恨感情的积淀，这种感情积淀仅仅由于压制而没有被人觉察。不可掩饰的是，每个股东都怨恨他的合股者，每个下属都低声反对他的上司。

当人们结合成较大的统一体时，也发生同样的情况。如果两个家庭通过婚姻联结起来，那么每次都是其中任何一个家庭认为以牺牲另一个家庭为代价是比较好的和比较



高贵的；在两个相邻的城市中，任何一个都将成为另一个的忌妒者与竞争者；每个心胸狭隘的人都轻蔑地鄙视另一个人；最亲近的部族相互冲突：南德意志人不能忍受北德意志人，英格兰人背后说苏格兰人坏话，西班牙人蔑视葡萄牙人。从有种种较大的差异开始，以至出现了难以克服的厌恶：高卢人厌恶日耳曼人，雅利安人厌恶闪米特人，白色人种厌恶有色人种，这种情况的确不使我们吃惊。

仇恨平时所喜爱的人，我们称之为感情上的矛盾，并且能以完全合适的方式用多种缘由导致利益冲突来说明这种情况，而这种利益冲突恰恰是在十分亲密的关系中产生的。我们可以从明显表现出来的厌恶和对外人的排斥中看到一种自爱、一种自我陶醉，这种自我陶醉追求维持自己，其处事态度是：一旦事情出现对自己教养的偏离就会带来对这种教养的批评和要求对它进行改造。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如此强大的敏感性投向这些分化的个体，然而不会弄错的是，在人的上述举止中显示出一种仇恨意愿、一种侵略性，其来源不得而知，而人们也赋予它基本的性质。

但是这一切不宽容暂时地或者长时期地通过群众教育从群众中消失了。只要群众教育得到保持或者群众教育足足有余，那么每个人的行为举止就会是：仿佛他们是类似的，他们容忍他人的特性，采取和他人相同的态度并且感觉不出排斥他人的迹象。这样一种自我陶醉的限制，根据我们的理论观点，只有通过与他人的关系这一因素才能产生。自爱只有在他爱，即对客体的爱的基础上才能得到限制。

智慧隽语

一旦事情出现对自己教养的偏离就会带来对这种教养的批评和要求对它进行改造。



激　情

〔德〕康　德

在激情很多的场合，情欲通常是很少的。如法国人由于其性格活泼而情绪多变。与此对照的是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他们心怀怨毒策划着复仇，或是在爱情上坚定不移直到颠狂的程度。激情是开诚布公的，反之，情欲是阴毒而隐秘的。中国人指责英国人暴躁易怒“就像鞑靼人一样”，而英国人指责中国人是地地道道的(但却不动声色的)骗子，他们不让这种指责在自己的情欲中造成任何一点干扰。激情犹如酒醉酣然，情欲则可看作是一种颠狂，它执着于一个观念，使之越来越深地盘踞在人的心头。

爱一个人也许还能够同时保持正常的视觉，但迷恋一个人将不可避免地对所爱对象的缺点视若无睹，尽管通常在婚后过了一个星期，这个对象就使迷恋者重新恢复了视



觉。经常被一阵谵妄症一样的激情侵袭的人，哪怕这激情是良性的，他也恰似于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不过，由于这很快又使他感到懊悔，所以这只是一种被称为不审慎的突然发作。有些人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发怒，苏格拉底就曾怀疑过，发怒是否有时也有好处。但在这样的控制中怀有激情，以致于可以冷静地考虑是应当发怒还是不应当发怒，这看来总是有某种自相矛盾之处。反之，没有人希望有情欲。因为，如果人是自由的话，谁愿意将自己束缚于锁链之中呢?

不动心的原则，即哲人必须永远也不激动，甚至对他最好的朋友的不幸也无动于衷，这是斯多葛派的一个极其正确崇高的道德原则。因为激情(或多或少)使人盲目。大自然仍然将这种素质植入我们心中，这是大自然的智慧，要在理性还没有达到足够坚强之前，暂时地施以约束，即在内心向善的道德冲动之上，再加上活生生的生理(感情)刺激的冲动，作为理性的临时代用品。因为除此而外，激情就其本身而言任何时候都是不聪明的，它使人没有能力去追求自己的目的。因而故意让激情从心中产生出来是不



明智的。但理性却仍然可以从道德——善的观念中，通过将理性的理念与隶属于其下的真理(例证)联结起来，而产生出意志的某种活跃，这样，理性就可以不是作为激情的结果，而是作为激情的原因而向善的行为中灌注生气，同时，理性还在一直施行着约束，而产生出一种向善的热忱，只不过这种热情终归还是只能属于欲望能力，而不能算作一种更强烈的感性的感情，即激情。

智慧身语

激情就其本身而言任何时候都是不聪明的，它使人没有能力去追求自己的目的。



忏 悔

〔古罗马〕奥古斯丁

我被充满着我的悲惨生活的写照和燃炽我欲火的炉灶一般的戏剧所攫取。人们喜欢看自己不愿遭遇的悲惨故事而伤心，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人愿意让看戏引起悲痛，而这悲痛就作为他的乐趣。这岂非一种可怜的变态?人越不能摆脱这些情感，就越容易被它感动。人自身受苦，人们说他不幸。如果同情别人的痛苦，众人就说这人有恻隐之心。但对于虚构的戏剧，恻隐之心究竟是什么?戏剧并不鼓励观众帮助别人，不过是引逗观众伤心，观众越感到伤心，编剧者就越能受到赞赏。如果看了历史上的或是捕风捉影的悲剧而毫不动情，那演戏者将败兴出场，承受批评指责；假如能感到回肠荡气，观众自然看得津津有味，演员也自觉高兴。



由此可见，人们喜欢的是眼泪和悲伤。但谁都要快乐，谁都不愿受苦，却都愿意同情别人的痛苦，同情必然带来悲苦的心情。那么人是否仅仅由于这一原因而甘愿伤心?

这种同情心发源于友谊的清泉。但它将去何处?流向哪里呢?为何流入沸腾油腻的瀑布中，倾泻到浩荡灼热的情欲深渊中去，并且自觉自愿地离弃了天上的澄明而与此同流合污?那么人们是否应该摒弃同情心呢?不，有时应该爱悲痛。但是，我的灵魂啊!你要防止淫秽的罪。

我现在并非消除了同情心，但当我看到剧中一对恋人无耻地作乐，虽然这不过是虚构的故事，我却和他们同感愉快；看到他们恋爱失败，我也觉得凄惶欲绝，这种或悲或喜的情味于我都是一种乐趣。而现在，我哀怜那些沉湎于欢场欲海的人和因丧失罪恶的快乐或不幸的幸福而惘然自失的人。这才是比较真实的同情，而这种同情心不是以悲痛为乐趣的。怜悯不幸的人，是爱的责任，但如果一个人怀抱真挚的同情，那他必然是宁愿没有怜悯别人不幸的



机会。假如有不怀好意的慈悲心肠，——当然这是不可能有的——就会有这样一个人：具有真正的同情心，而希望别人遭遇不幸，借以显示对这人的同情。应当说：有些悲伤是可以被赞许的，但不应说是可以被喜爱的。

智慧隽语

如果一个人怀抱真挚的同情，那他必然是宁愿没有怜悯别人不幸的机会。



内心的沉沦

〔古希腊〕朗吉努斯

我的好朋友，常常挑剔现在，是十分容易、十分合乎人之常情的。但是你可以考虑一下，究竟天才的败坏是应当归咎于天下太平，还是应当归咎于我们内心的祸乱，那无穷无尽的，占住了我们全部意念的内心的祸乱，并且更进一步归咎于今天围攻我们，蹂躏和霸占我们生活的情欲。

难道我们不是为利欲所奴役，我们的事业为利欲所摧毁——利欲，那在我们内心疯狂地发作着而且永不平息的热病，加上享乐的贪求——两种心病，一种使人卑鄙，一种使人无耻。我考虑到这点，我简直想不出办法去关上我们(我们这种如此恭敬，简直崇拜豪富的人)的灵魂之门而不让那伙恶鬼闯入。无法计算的财富总是为挥霍所追随。



她(挥霍)钉住了他(财富)，亦步亦趋。他一开启城市或人家的大门，她就和他一起进去，与他同居。他们在那里成家不久，就很快地生育起来，生下浮夸、虚荣和放荡这些嫡亲儿女。如果让这伙财富的儿女长大成人，他们就会在灵魂中迅速产生那批残忍的暴君：强暴、无法无天和无耻。

凡人一崇拜了自己内心的会腐朽的、不合理的东西，就再不去珍惜那不朽的东西，上述情况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他再也不会向上看了，他完全丧失了对荣誉的关心，生活的败坏在逐步进展着，直到全面完结。他灵魂中一切伟大的东西渐渐褪色，枯萎，以致为他自己所鄙视。如果一个受贿判案的审判官再也不能以公正清廉等品德作出自由、可靠的判断(因为一个受贿的人必然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衡量清廉公正)，今天的我们还能盼望(我们每个人的整个生活由贿赂所统治，我们伺候人家的死亡，力图如何在其遗嘱中获得地位；我们收受好处而不管其来源；我们的灵魂浸在肮脏的贪欲里)，在这样一场道德的瘟疫中，我要说，我们还能盼望，有这么一个宏达的、不偏不倚的裁决



者剩下来吗?

唉，我生怕，我们这种人可能听人使唤比自由自在更合适一点。如果我们嗜欲任其流毒邻邦，它们将会犹如出柙的野兽，为整个文明世界带来洪水般的灾难。

当代的天才为那种冷淡所葬送，这种冷淡，除去个别的例外，是在整个生活里流行着的。即使我们偶然摆脱这冷淡而从事于工作，这也总是为了求得享乐或名誉而不是为了那种值得追求和恭敬的，真实不虚的利益。

智慧隽语

他们在那里成家不久，就很快生育起来，生下浮夸、虚荣和放荡这些嫡亲儿女。



快乐种种

［美］爱因·兰德

一场聚会。对于一个理性的人来说，他参加聚会是一种成功的情感回报，同时，他参加聚会，仅仅因为这一活动是愉快的。他看到自己喜欢的人，遇到他感兴趣的人，互相交谈一些有价值的话题。但是，对于一位精神异常的人来说，参加聚会的原因并不能与真正的活动和娱乐相联系。他也许会对聚会上的人产生憎恨、鄙视或恐惧，他也许感到自己在聚会上很尴尬，并暗自为此而羞愧——但是，他仍然沉醉于聚会中，因为，人们都作出赞同的姿态，或者受到邀请本身是一种社会标志，或者聚会上的其他人都很高兴，或者聚会可以使他逃避漫长的夜晚和孤独时的恐惧。

醉酒时的“快乐”显然是逃避意识责任的快乐。社会



聚会也是这种类型，人们发出虚假的呼喊，客人们步履醉态、吵吵嚷嚷又毫无意义，他们处于虚幻的世界中，在那里没有目的、逻辑、真实世界或自我意识。

还可以看一下与此相似的现代“垮掉的一代”，例如，他们跳舞的方式。人们所看到的不是真正快乐的笑脸，而是空虚、惊恐、嘲讽、无规则的运动和散漫的躯体。所有的动作都非常夸张，他们歇斯底里地狂舞，而没有任何目的性，也没有任何意义和情感。这就是无意识的“快乐”。

其他还有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快乐”：家庭野餐、淑女茶会、咖啡厅式闲聊、慈善活动——参与者都表现出一种极度无聊。对这些人来说，无聊意味着一种安全、已知的东西、通常的和例行的东西——它缺乏一种新颖的、激动的、异样的和需求的快乐。什么是需求的快乐?它是指需要运用人的智慧而感到的快乐，这种快乐不在于问题的解决，而在于进行区别、判断、意识的过程。



生命的最基本快乐之一是由艺术活动提供的。艺术，如同最高形式的可能性，是对“可能的和应该的”东西的一种设计，它为人提供了不可估量的情感动力。但是，对特定艺术品的反应，依赖于人们深层的价值和前提。

人们可以从艺术构思中追寻英雄、智者、伟人以及戏剧性的、有目的性的、典型性的、纯真性的和挑战性的事件，同时，在赞叹和仰望伟大价值时，感到一种快乐。或者，当他们在预测邻居的唠叨不休的过程中，也会感到满足，这在价值和思维上都没有其他所求。通过构思某种熟知的东西，他们可以感到一种亲切感，不再负担那种“陌生的或恐惧的宇宙”。

智慧身语

快乐不在于问题的解决，而在于进行区别、判断、意识的过程。



细腻的情感

〔前苏联〕苏霍姆林斯基

每个年轻人最主要的是要记住，不要用粗野的情感，如喊叫、暴躁、凶狠来填补思想上的空虚。在人的心灵深处，在潜意识里隐藏着一种本能——动物的恐惧心理、凶恶和残忍。一个人越是缺少文化修养，缺少智力和美感，这些本能就会表现得越频繁，令人感到粗暴无礼。当一个人无法更好地证明自己正确时，他或者直截了当地说，没有什么需要进一步证明的了(一般说来，情感丰富、有精神文明的人是这样)，或者喊叫起来，用“本能的反抗”来填补思想上的贫乏。

要爱惜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神经系统和情感。要记住，对人类来说，如同需要空气一样，需要细腻的情感。而思想的细腻、智力的丰富，是优雅情感的源泉。情



感可以使思想高尚，但是，真正的人的情感不能离开思想而存在。情感来自思想，思想滋润情感，情感寓于思想之中。丰富的思想使人成为人的精神世界中的独立力量，它激励人去实现高尚的行为。

如何培养细腻的情感呢?首先，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你生活在人们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同你一起劳动的人都有自己的忧虑、牵挂、思想和感受。要学会尊重每个同你一起生活和劳动的人，这是人的最大技能。细腻的情感，只有在集体中，只有在同你周围的人们不断的精神交流中才能培养起来。

没有比在充满智力和美感的亲密友谊中能更好地磨砺和锤炼情感了。要在友谊中培养自己的情感。友谊将帮助你培养对周围每个人所特有的本性的细腻情感。

但是，能使人精神丰富，帮助人战胜本能和发展人所特有的本性的真正友谊需要什么呢?需要你个人精神的丰富。只有当你给你的朋友以某种帮助时，你的精神才能变



得丰富起来。不能奢望，在建立一个新的集体之后才仅仅几个月就能结识新的朋友。但是真正的友谊终究会建立起来的。你将同他们交流自己的思想、情感、快乐和悲伤。

要珍惜你的情感和培养你的情感。要记住，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来自周围世界的影响，一天一天变得更加敏感。

智慧隽语

一个人越是缺少文化修养，缺乏智力和美感，这些本能就会表现得越频繁，令人感到粗暴无礼。



勇者无畏

〔德〕康　德

有胆识的人是不惊慌的人；有勇气的人是考虑到危险而不退缩的人。在危险中仍能保持勇气的人是勇敢的，轻率的人则是莽撞的，他敢于去冒险是因为他不知道危险。知道危险而敢于去冒险的人是胆大的；在显然没有可能达到目的时去冒最大的风险，这是胆大包天。土耳其人将他们的勇士称为亡命鬼。而怯懦则是不名誉的气馁。

惊慌并不是容易陷入恐惧的习惯性特征，因为那种特征被称为胆怯，而是一种状态、一种偶然因素，多半是由于依附于身体上的原因，在一个突然遇到的危险面前觉得不够镇定。当一位统帅身穿睡衣仓猝之间得知敌人已经逼近时，他也许会在刹那间让血液凝在心房里；而如果某位将军胃里有酸水的话，他的医生会因此将他看作是一个胆



小怯懦的人。但是，胆识总是一种气质特点，而勇气是建立在原则上，并且是一种美德。这样，理性可以给一个坚毅的人以大自然有时也拒绝给他的力量。战斗中的惊慌甚至让人产生有益的排便，这导致一个讽刺性的西方成语。但是请注意，在战斗口令发出时慌忙跑进厕所的那些水手，后来在战斗中却是勇敢的。甚至在苍鹭准备与飞临它上空的猎鹰战斗的时候，人们也会发现同样的情况。

忍耐并非勇敢。忍耐是女人的美德，因为它拿不出力量反抗。而是希望通过习惯来使受苦变得不明显。因此在外科手术刀下或在痛风病和胆结石发作时呻吟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怯懦或软弱，这就好像人们行走时磕碰到一块当街横着的路石一样，这时人们的咒骂不过是一种愤怒的发泄，自然本能在这种发泄中尽力用喊叫将堵在心头的血液分散开来。但美洲的印第安人却表现出一种特殊类型的忍耐，当他们被包围的时候，他们扔下手中的武器，平静地任人宰割，而不请求饶恕。在这里，比起欧洲人在这种情况下一直抵抗到最后一个人死去，是否表现出更多的勇气呢?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一种野蛮人的虚荣，据说



因为他们的敌人不能强迫他们以啼哭或叹息来证明他们的屈服，这样就保全了他们的种族荣誉。

智慧箴语

理性可以给一个坚毅的人以大自然有时也拒绝给他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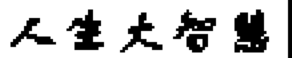
宠辱不惊

〔法〕卢　梭

长久以来，我曾拼命而又徒劳地挣扎。我这个人，缺乏技巧和手段，短于城府和谨慎，坦白直爽，焦躁易怒，挣扎的结果是越陷越深，并且不断地向我的敌人提供他们绝对不会放过的可乘之机。我终于意识到我所有的努力都是无助的，只是徒劳地折磨自己。我决心采取惟一可取的办法，那就是服从命运的安排，放弃对这种必然性的反抗。在这种屈从中，我找到了心灵的宁静，它补偿了我经历的一切苦难，这是既痛苦又无效的持续反抗所不能提供的。

这种宁静还应归功于另外一个原因。在对我的刻骨仇恨中，迫害我的人反而因为他们的敌意而忽略了一计。他们不知道只有逐步地施展招数，才能不断地给予我新的痛





苦。如果他们狡猾地给我留点希望，那么我就会依然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他们还可用他们的某个圈套，使我成为他们的掌中玩物，并且随后使我的希望落空而再次折磨我，使我伤痛不已。但是，他们提前施展了所有的计谋。他们既然对我不留余地，他们也就使自己黔驴技穷。他们对我劈头盖脸地诽谤、贬低、嘲笑和污辱是不会有所缓和的，但也无法再有所增加。他们已是如此急切地要将我推向苦难的顶峰。于是，人间的全部力量在地狱的一切诡计的助威下，再也不能增加我的苦难。肉体的痛苦不仅不能增加我的苦楚，反而使我得到了消遣。它们使我在高声叫喊时，免于呻吟。肉体的痛苦或许会暂时平息我的心碎。

既然一切已成定局，我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既然他们已不能再左右我的处境，他们就不能再引起我的恐慌。他们已使我永远脱离了不安和恐惧：这总是个宽慰。现实的痛苦对我的作用已不大。我轻松地忍受我感觉到的痛苦，而不必顶住我担心会有的痛苦。我受了惊吓的想像力将这样的痛苦交织起来，反复端详，推而广之，扩而大之。期待痛苦比感受痛苦能够更百倍地折磨我，而且对我来说，



威胁比打击更可怕。期待的痛苦一旦来临，事实就失去了笼罩在它们身上的想像成分，暴露了它们的真正价值。于是，我发现它们比我想像的要轻得多，甚至在痛苦中，我觉得还是松了一口气。在这种情况下，我超脱了所有新的恐惧和对希望的焦虑，单凭习惯的力量就足以使我能日益忍受不能变得更糟的处境，而当我的情感随时间的推移日渐迟钝时，他们就无法再激怒它了。这就是我的迫害者在毫无节制地施展他们的充满敌意的招数时给我带来的好处。他们已失去了对我的支配权，从此我就可以对他们毫不在乎了。

智慧寄语

在这种屈从中，我找到了心灵的宁静，它补偿了我经历的一切苦难。



正本清源

〔印度〕泰戈尔

真正的富翁和穷汉的区别是：前者财大气粗，能使家里有广大开阔的空间。一个富翁，他那塞满房屋的家具也许是贵重的，然而，他用以使他的庭院开阔、花园广大的空间，其价值之高是无限的。商人做生意的地方堆满了货物，他无法确保空间不存放东西，他在那儿是吝啬小气的，尽管他也许是个百万富翁，他在那儿却是一贫如洗。然而，在家里，有些商人藐视只讲居室长、宽、高的实用性，——更不必提大花园的实用性了——他把空间推上荣誉的宝座。这商人的富有，就在这儿。

不仅未被占据的空间具有最高价值，未被占用的时间也具有最高价值。富翁财源茂盛，他能购买闲暇。事实上，这是对他的财富的一种检验，看他有无力量留下大块



的时间休闲地，哪怕“需要”也不可能逼他耕耘。

还有另一个领域，那儿开阔的空间是最最重要的——那是在人的心灵里。必须思考的、无可逃避的思虑，不过是烦恼而已。贫穷而悲惨的人们的千思万虑，缠绕着他们的心灵，仿佛常春藤缠绕着一座座倾颓的寺庙。

痛苦关闭了心灵的一切门户。所以健康也许可以被界定为一种状态，生理意识在其中休闲，仿佛一片空旷的荒原。只要最外边的脚趾患了一点儿痛风，整个意识里就会充满疼痛，哪一个角落也无法幸免。

正如一个人没有未被占用的空间就不能豪华地生活一样，心灵没有未被占用的闲暇就不能高瞻远瞩地思考。——不然的话，对这样的心灵，真理就变成浅薄不足取的道理了。像昏暗的灯光一样，浅薄不足取的道理会歪曲视觉，引起恐惧，使人与人之间思想感情的交流领域始终狭窄。



老人谨慎而并不明智。智慧在于心灵的清新，清新的心灵使人认识到真理并不在格言盒子里，真理是自由而活跃的。巨大的苦难将我们引向智慧，因为这些苦难是分娩的阵痛，我们的心灵由此被从习惯环境中解脱出来，赤裸裸地投入现实的怀抱。智慧具有儿童的特性，随着知识和情感的累积而臻于完善。

智慧隽语

必须思考的、无可逃避的思虑，不过是烦恼而已。



恬淡寡欲

〔印度〕克利希那穆尔提

难道你不想知道吗?难道你从来不想知道引起你自己悲痛的根源吗?什么是悲痛?为什么它存在着?如果我想要某些事，却又不能得到它，我就会感到难过；如果我想得到更多的莎丽、更多的钱，或者，如果我想更漂亮，但又无法得到，那么我就会不高兴；如果我想要爱某个人，而那个人不爱我，那么我就会难过。我父亲死了，我会处于悲痛之中。为什么这样?

当我们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为什么就会感到不幸?为什么我们必须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呢?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权利，不是吗?但是我们是否问过自己，当许多人从来未曾得到过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时，为什么我们就应该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呢?而且，为什么我们想要得到它?我们



有所需的食物、衣服和住处，但我们对此不满足。我们想要更多。我们想要成功，想受到尊重、被爱、被看得起，我们想要成为有权的，我们想要成为著名的诗人、圣徒、雄辩家，我们想要成为首相、总统。为什么会这样?你是否探究过?为什么我们想要这一切?

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知足，我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丑陋的、愚蠢的。但是，这种不断的渴望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呢?这种渴望意味着我们是不知足的、不满意的，但是，怎样我们才会满意呢?我们知足于什么呢?我是这样，但我不喜欢这样，却想成为那样。我以为穿上一件新大衣，或一件新莎丽，我就会更加漂亮，因此我想要得到它。这就意味着我们不满足于自己，并且我认为通过得到更多的衣服、更多的权力等等，我就能摆脱我的不满足。但是，这种不满足是依然存在的，不是吗?我只不过是用衣服、权力、汽车掩盖了它。

因此，我们必须弄清楚怎样认识我们自身。仅仅是用财富、权力、职位来掩盖我们自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



们将仍然是不幸的。看着这不幸的人、这处于悲痛中的人，他并没有投人他的保护人的怀抱，他也不肯躲蔽到财富和权力之中，相反，他想要知道在他悲痛后面的是什么。如果你要探究你所拥有的悲痛，那么你会发现，你是非常渺小的、空虚的、有限的，而且你正在努力去获得，去成为某种东西。正是这种索取，想成为什么的奋斗是悲痛的根源。但是，如果你开始去认识真正的自己，深入于其中，那么，你会发现一些完全不同的事。

智慧隽语

用财富、权力、职位来掩盖我们自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将依然不幸。



痛苦中

〔俄〕列夫·托尔斯泰

全世界，不论人还是动物，都在痛苦着，而且是不停地感受着痛苦，难道我们到今天才知道这一切?受伤、残废、饥饿、寒冷、疾病，各种各样的不幸，最主要的——分娩，没有它任何人都不能出现在世界上，要知道，所有这些都是生存的必要条件。要知道，人的理性生命的内容就是要减少这些痛苦，帮助这些痛苦的人。这正是真正的生命活动所针对的目标。理解人的痛苦和人们迷误的原因，以及为缩减它而进行的活动，不正是人类生命的全部事业吗?要知道，既然我是一个人，一个个体，就应理解别人的痛苦。既然我有理性的意识，我就应在每一个个别人的痛苦中找到痛苦的最普遍原因——迷误，并且能从自己和别人身上消除它。对于工人来说他的生产资料怎么能成为令他痛苦的呢?这就好像一个农夫在说没有耕过的土地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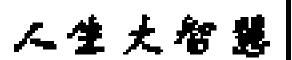


是他的痛苦。只有对那些既想看到耕耘过的土地，又认为耕地不是自己的生命事业的人，没耕过的土地才能成为他的痛苦。

旨在直接为受痛苦者进行爱的服务并消除痛苦的普遍原因——迷误的活动，这是摆在人面前的惟一令人高兴的工作，它给予人以不可剥夺的构成他的生命的幸福。

对于人来说，痛苦只有一个，这种痛苦就是迫使人不由自主地为那种对他来说幸福的生活献身。

这痛苦是对一种矛盾的意识，矛盾的一面是自己和全世界的罪过，另一面是要由人自己去实现自己的和全世界的生命中全部真理的义务(不仅是可能性)。要消除这种痛苦，既不可以去参与世界的罪过却不看见自己罪过，更不可以不再相信由自己去实现自我的生命和世界的生命中全部真理的可能性和义务。前者会增加人的痛苦，后者会剥夺人的生命力量。只有真正的生命意识和活动才能消除这种痛苦，因为真正的生命意识和活动能消除个人的生命同

人所意识到的目标之间的不相称。不管人愿意不愿意，他都要承认他的生命不限于从生到死这段时间内的他的肉体，他要承认被他所意识到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他必须承认他的生命事业同全世界生命不可分割的生命事业，现在、过去、将来永远要建立在对那个目标的努力之中，即建立在越来越大的对罪过的意识之中，建立在他的生命和世界的生命相互结合的那个完整世界的不断实现之中。如果拥有理性意识，那么由于人们思考自己生命的迷误所引起的痛苦，这痛苦会迫使人们走上真正生命的惟一道路，在这条路上没有障碍，没有恶，只有一种无法被破坏的，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的总在不断扩大的幸福。

智慧隽语

真正的生命意识和活动能消除个人的生命同人所意识到的目标之间的不相称。



缪斯，在月桂丛中

要想逃避这个世界，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要想同世界结合，也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

——歌　德



年轻的女子

〔日〕川端康成

年轻女子带来的小说中，自传性的作品居多。一般说来，妇女都是先以描写自己作为文学生活的起点。我读了这些作品，第一印象是：要真正述说自我，就是说要很好地了解自我，彻底地辨别自我，这是多么困难的事啊。

我把作为作者的她，同作品中的她相对照，简直无法相信二者是同一个人物。这女子是这样认识自己的吗?这是意外的印象，我为之所动。人虽不可貌相，可她也过分扭曲地看待自己了。在明显的情况下，纵令她的小说将自己写成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人，而我得到的印象却是：她很悲惨。她像个胆小的天使，却在小说里把自己描绘成大胆的妖魔，把自己平凡的嘴唇描写成充满魅力的柔唇。如果说从女人的虚荣心出发，在文学作品中进行一番自我打扮



那还算好，可是在许多情况下，她似乎确信她自己具备情人所说的一切。换句话说，在看待自我的时候，她不用自己的目光。

当然，对于自古以来的大诗人来说，恋爱就是一种情人眼里出西施的错觉。诗人们与他们的不值一提的情人们都已经从这块土地上消失，只留下美好的作品，对于他们和我们所有读者来说，这是无尚的荣幸。让读者看到文学作品的模特儿，很少有读者会不感到幻灭。依作者的看法，把情人艺术化了的作品，无非就是梦想家热情的错觉造成的悲剧。但是，优秀的艺术家同我所认识的爱好文学的少女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他们用自己的眼光观察少女，而少女却用他人的眼光看她自己。

常言道，丑妇和处女只了解一半人生。相反要说美女和主妇也只了解一半人生，这倒也是事实吧。一般来说，男性文学家即使没有经历过人世间的辛酸，仅凭在书斋里的辛勤笔耕，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能逐步了解自己。女性文学家却没有经历过人世间的辛酸，就不能了解自己。能够



在作品中将自己的心绪表现出来的女性文学家，大体仅限于那些有好几个情人的女子。也就是说，得用几个情人的眼光观察自己之后才行，不然，女子光凭自己的眼光似乎是不可能看清自己的。

今天，文学爱好者大半是年轻的女性，她们爱好轻浮的文学，在文学前进的道路上筑起了巨大的屏障，这也许是让人无可奈何的事。

智慧隽语

优秀的艺术家，同我所认识的爱好文学的少女，是存在着根本的不同的。



房间里的天使

〔英〕伍尔芙

如果餐桌上有一只鸡，她选的就是脚；如果屋里有穿堂风，她就坐在那儿挡着。总之，她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她自己的愿望，从没想到过自己。更重要的是——我无需多说——她极其纯洁。她的纯洁被看作是她主要的美——她的羞涩、她的无比的优雅。在那些日子里——维多利亚女王的最后时期——每一幢房子都有它的天使。当我要写作时，我在最初的一个字眼里就碰上了她。她翅膀的影子落到我的稿纸上，我能听到房间里她裙子的拖曳声。也就是说，一等我把笔拿在手上，去评说那部由一个有名的男人写的小说时，她就款步来到我身后，轻轻地耳语道："我亲爱的，你是个年轻的女人，你是在评论一部由一个男人写的书。请多点儿同情心，温柔些，哪怕谄媚和欺骗也罢，要用上女性所有的技巧和诡计。千万别让人猜



测出你有一颗自己的心灵。而更重要的是，要纯洁。”

她似乎要引导我的笔端。我现在所记叙的是一个我将它归功于己的行为，虽然这功绩正确地说该是属于我的某位杰出的祖先，他给我留下了一定数量的金钱——可否说是每年500镑呢?——这样，我就无需为了我的生活只能去依赖我容貌的魅力了。

我转而攻击她．抓住她的喉咙，尽我全力去杀死她。我的借口是：如果我将被押到法庭上，就说我是在进行正当防卫。如果我不杀她，她就会杀死我，她就会挖出我那写作的心脏。因为，如我发现的，一旦我将笔端触到纸上，如果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去表现自己认为是人类关系、道德及性的真谛那些东西，我就无法去评论哪怕是一部小说。而所有这些问题，按照那房间天使的看法，不能由女人百无禁忌地和公开地进行阐释和回答。她必须妩媚可爱，必须能讨人欢心，必须——说得粗鲁些，说谎，如果她想成功的话。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当我感到我的书页上有了她翅膀的阴影或者她的光晕，我就会拿起墨水瓶



向着她扔去。她死得很艰难，她那虚构的性质对她有着极大的帮助。

要杀死一个幽灵远比杀死一个真人更为困难。在我认为我已经处死了她后，她总是悄悄地溜回来。虽然我奉承自己最终总算杀死了她，但是这搏斗却是剧烈的，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这时间本来最好还是花在学希腊语语法，或者花在漫游世界寻求冒险上。但这是一种真实的体验，一种必定要降临在那个时代的女性作家身上的体验。杀死这房间里的天使是一个女作家的一部分工作。

智慧隽语

她的纯洁被看作是她主要的美——她的羞涩、她的无比的优雅。



我的见解

〔法〕蒙　田

我从没有和任何内容充实的书籍打过更多的交道，除了蒲鲁达克和冼尼卡，我从他们那里汲取营养，正如那些女水神一样，不断地把水斟满又倾泻出来。我把其中某些知识强记在纸上，又能获取多少呢?几乎等于零。

历史是我的猎物，还有我特别爱好的诗。因为，克兰特说得好，正如声音通过喇叭口传出来就显得更宏亮更尖锐。同样，我觉得，思想集中在诗的和谐节奏里，吟诵出来也更轻快，更能摇撼我的心灵。至于我在这里所尝试的我的天赋才力，我感觉到它们如同负重而向下弯曲。我的思考力和判断力摸索它们的路径，蹒跚着、蹉跎着、颠踬着。当我走到我力所能及的尽头，我依然丝毫不感到满足。我依然看见更远处的风景，不过夜色那么昏暗模糊，



我认不清那是什么。当我不分青红皂白地谈论任何进人我思想领域里的东西，在那里面运用我自己的天然资源，如果我偶然(这于我是常有的事)凑巧在一些名作家那里碰见我所讨论的题材，比如我刚才在蒲鲁达克那儿所碰见的(在那里他谈及“想像的力量”)。当我看见自己和这些人比起来显得那么软弱和渺小，那么愚鲁和笨重，我不禁怜悯和蔑视自己。

可是我也沾沾自喜于我的见解常常很荣幸地能和他们的见解相吻合。但同时我又有着这样一个优点(这并非每个人都能有的)，那就是我认识到我与他们之间的巨大距离。可是我仍任我的意念在我这卑微可怜的形体里奔突，而不去粉饰、掩盖我这显然弱于人的知识。

一个人想和那些大人物并肩而行需要有硬朗的腰身。我们现代许多轻率的作家，为了获得声誉，不惜在他们那些毫无价值的作品里搬用古代作家整段整段的文章。他们的做法和我正相反。因为这些古代作家的无限光彩使得这些轻率者的面目反而显得黯淡、浅薄、丑怪，他们确实得

不偿失。

这里是两种相反的癖好：哲学家克里西蒲把别的作家的东西一整段一整段地或是全篇掺入自己的书稿里：比如其中一本就是全部抄自欧里披德的《美狄亚》，以致亚坡罗多露说如果你把其中非出自他本人之手的材料全删去，就只剩下一张白纸了；反之，伊壁鸠鲁在他所留下的300部著作中，一句别人的话也没有插进去。

智慧隽语

我的思考力和判断力摸索着它们的路径，蹒跚着、蹉跎着、颠踬着。



文学生涯

〔印度〕泰戈尔

我起初采用不合规范的韵律狂飙般地创作参差不齐的诗句，靠杂乱幼稚的词汇堆砌、抒发飘忽的情思。这种悖逆诗学的倾向是从孤独少年的骨髓里培养出来的，里面蕴藏着大量危险。但我并未因此而夭折。原因是当时孟加拉文坛的名誉市场不太拥挤，竞争尚未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批评家手执板子，进行不客气的恼人的敲打，但文苑里冷嘲热讽、诋毁中伤的火焰还没有燃烧起来。

为数不多的文学家中间，我年纪最小，文化程度最低。我写的诗歌不受格律限制，不明确的字眼使内容显得晦涩，处处露出语言和构思的不成熟。文学家们的讲话、文章里几乎从不对我加以扶植，谈到我往往是含糊其辞地说一两句，随后一笑了之。那绝不含贬意，绝不是贬损贸



易的一部分。他们的评论文章中有训导，而无丝毫的不尊重。某些段落流露出不悦，但绝无厌恶情绪。所以虽说缺乏鼓励，我仍可不落窠臼，沿着自己的路子写下去。

文学生涯的第一阶段就是这样默默无闻地轻松度过的。我一直处在自然的厚爱和亲人的爱护的凉荫里。有时无事可做，爬上三楼凉台，在心里编织琪花花环；有时坐在卡吉普尔一株老楝树下，谛听井水凄清地流入果园，将奇妙的思绪融入想像，送到不远的恒河水流里漂放。那些日子我不认为只有走上宽阔的街道，自己心灵的光影才有可能被他人心灵的胳膊肘碰撞。

后来，名气将我拽入袒露无遗的晌午的阳光下，气温越来越高，屋隅里我的安乐窝终于被彻底毁灭了。大概是天命吧，驰誉文坛的同时，我得到的烦恼比其他名人多得多。没有第二个文学家像我似地忍受了那么冷酷、那么长久、那么肆无忌惮、那么不可抵挡的风言风语。然而，这也是衡量我名誉的尺度。我敢说，不利环境的考验中，命运捉弄了我，但并没有以失败的沮丧羞辱我。此外，煞星



垂挂的黑幕上，明晰地闪现了我友人的温和面孔，他们人数不少。

果实即将从茎梗脱落的季节，已经进人我的生活。完全接受这个季节，需要外界和内心的宁谧。而这样的宁谧每每在荣辱得失的矛盾中遭到破坏。

诗人的创造若是真实，那么真实的光荣寓于创造之中，而不在人们的首肯之中。作品不被人接受是常有的事，尽管那样会影响书市的利润，但它不会降低书籍真实的价值。

智慧隽语

绽放是花儿的最高荣誉。爱花的人是胜利者，花儿的胜利在于盛开。



为肉体正名

〔阿根廷〕埃内斯托·萨瓦托

当今时代以科学为基础，而科学是具有共性的。排斥个性就是排斥具体的物，所以当今的时代是排斥肉体的。如果说，柏拉图及其弟子们排斥肉体是出于宗教和形而上学的原因，那么，科学排斥肉体则是因为冷漠无情的认识论。

人的灾难之一就是对肉体的排斥，它加重了人的孤独感。由于认识论将情感拒之门外，只接受普遍、客观的理性，于是人变成了物，而物体是互不交流的。一个国家的电子通讯越发达，人的孤独感也就越强烈。

语言（生活的而不是数学家的语言）以及另一种活生生的语言（即艺术、爱情和友谊），都是自我孤岛上为宣泄孤



独感而企图寻求聚会的表示。一个主体对另一个主体的这种企图，是无法通过抽象的科学符号实现的，惟有通过具体的艺术符号，通过神话和幻想，即通过无所不在的具体的物，才有可能实现。生活的辩证法在于，我们越是接近另一个主体，我们对自己主观世界的认识就越透彻。

我们不仅说当今时代无视肉体的存在，而且说它已摒弃了对肉体的认识能力，把肉体驱赶到纯客观的王国，全然不顾肉体是人性的支柱这一事实，把人当成了物。这种割裂性的文明将一切都分离开来，灵与肉也被分离了，其后果是可怕的。以性爱为例：他人的肉体是客体，如果只是进行肉体上的接触，就无异于手淫。只有同灵与肉的整体发生关系，人才能从自我中解脱出来，宣泄孤独，实现交融。因此，单纯的性生活是可悲的，它无法使我们摆脱原有的孤独，这一企图的失败只能加重孤独感。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爱情是一切文学流派的中心题材，它在今天的表现形式却是悲剧性的，并带有前所未有的形而上学色彩的原因。它既不是骑士时代彬彬有礼的爱情，也不是18世纪世俗的爱情。



生活的哲理可以为肉体正名，这也就是说，从心理和文学的角度去重新评价纯概念的东西。因为只有小说才能全部容纳纯真的思想、情感、激情、梦幻和神话。换言之，一部形而上学的、非逻辑性的真正人类学只有在小说中才能实现，条件当然是排除拜占廷式的文学带来的罪恶感和科学性错误的依据，将小说这一体裁发扬光大。

智慧隽语

人的灾难之一就是对肉体的排斥，它加重了人的孤独感。



谁是忠实伴侣?

〔德〕维歌特

每当我被问及这个题目时，我总爱这样说：在我的整个一生中，即便是在最黑暗迷惘的路途上，我只需伸出手来，就可以找到一个隐去身形伴我同行的人。

我从未被遗弃过。无论我的故园——在尘世中的同在精神中的一样——如何简陋，多么贫穷，在我上路的时候，它总能赐给我一贫如洗的人也能给予其孩子的东西：这就是上帝这个完整的词。我的学校无论怎样无力顾及我的灵魂，它总能赠给我一件礼物。也许学校把这件赠物仅仅看作一件精神礼品，然而对于我如饥似渴的心来说，这件赠物却化作一份食之不尽的佳肴：这就是诗人这个词。尽管我得到的并非全部作品和所有诗人，但却是获得这一切的准备条件，是打开圣殿大门的钥匙。也许留待我来完



成的事情就是：我究竟是将这把钥匙扔进深渊里去呢，还是用它打开圣地之门。

无论在我可怜的青年时代，在我未加选择的交往中，我痛失了多少东西，但是通往“恐怖的天使们”之路却没有对我关闭。在贝多芬、舒伯特或沃尔夫的作品中，那些袒露无遗的东西，是任何一种其他艺术都无法企及或根本就无法支配的。这些可怕的天使们谈论起这些东西来，显得那等应付裕如。

近年来，我那不断乞求，或者说不断索求的生活逐渐地在向一种感谢转变，在这些年中我有时也力图倾诉这种报恩之心。在我的诸多忠实伴侣中，诗歌并非最微不足道的一个。虽然我的诗随着我本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那些赞美洞察一切的主的诗句，也像儿时的鞋一样留了下来，现在穿上这双鞋可就站不稳了。那些牢骚满腹的诗，犹如困在荒凉的房子和花园中的小孩子自言自语哼唱的歌，曾在黑暗的岁月中慰抚我们的心灵，而如今也逐渐销声匿迹了（不过歌声停止后的寂静使墙壁树梢显得更加阴森可



怖)。就连那些安抚和讥讽的诗也听不到了。我们曾经吟诵着这些诗，把我们心中的困惑不解和没有得到的答复，唱给那些伟大的反叛者，以求他们设身处地了解我们，或者说，起码得到他们的庇护。这些诗被我们唱了这样长的时间，一直唱到我们在施托姆的作品中发现了这震撼人心的诗句：

"你为何这样喋喋不休?你可知道我在睡觉!"

智慧隽语

我们曾经吟诵着这些诗，把我们心中的困惑不解和没有得到的答复，唱给那些伟大的反叛者。



好 诗

〔意大利〕马佐尼

如果认为只有普通人都能懂的诗才是好诗，必然的结论就会是：在意大利，普通人既然不懂希腊拉丁文，如果有人用希腊拉丁文写诗，不管他如何聪明，也就不配称作诗人，这样就必须承认荷马和维吉尔在他们的史诗里都不再是诗人了，因为普通人是千真万确地读不懂这些史诗的。如果维吉尔和荷马还算是诗人，而且还算是顶好的诗人，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好诗依然是好诗，尽管没有文化教养的普通人不懂它。

这个道理西塞罗是懂得的，在谈诗人和修辞家的分别时，他写过这样一段话："就连德谟斯梯尼也说不出据说是诗人克鲁修斯所说过的话。"有一次他在一个群众集会上朗诵你们都熟悉的他的那部大诗，在场的人全都溜走



了，只剩下柏拉图。他说：“不管怎样，我还是要读下去，因为对我来说，一个柏拉图抵得上所有其余的人。”他说得对，因为一首诗该留给少数知音去赞赏，但是一篇通俗的演讲却应使大众都听得懂。

所以我认为诗人不应在他的作品里放些猥琐的胡乱思想，像我的论敌们所想的那样，但是如果他一味艰深晦涩，他也不能使大众得到快感。诗人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如果说诗中所写的应该是可信的，所谓“可信”，确实是对于一般大众而言。我想这个问题可以用普路塔克解决另一有趣的争论(筵席上的谈话应该适应有学问的人还是适应无知识的人)时所用的鹤与狐的寓言来解决。

普路塔克说明了，如果筵席上的谈话只适应无知的人们，那就会变成一场琐屑空洞的胡扯，有教养的人从这里得不到乐趣，他们就好比仙鹤被狐狸逼着要用尖嘴去吃泼在桌面上的流汁食品。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说明了，如果谈话中学术气息太浓，只有高明的有知识的人能懂，普通人从这里得到的益处不多，乐趣更少，他们也就好比狐狸被



仙鹤邀请从花瓶口里啄食，颈和嘴伸不进瓶口，吃不到任何东西。所以普路塔克的结论是：最好的调解办法是走中间道路，使两种客人对谈话都能心满意足。应用到我们的问题上来，我们也可以说，诗人在作诗时应该努力使普通人和有学问的人对他的作品都满意。诗人要想做到这一点，如果我想的不错，在构思全篇时他一方面应小心谨慎，要保证普通人都能懂他的作品，另一方面也应从各派哲学家们那里听取一些高明的思想，来点缀作品的某些部分，使比较高明的人也能得到乐趣。

智慧箴言

诗人在做诗时应该努力使普通人和有学问的人对他的作品都满意。



才 艺

〔古罗马〕贺拉斯

如果画家作了这样一幅画像：上面是个美女的头，长在马颈上，四肢是由各种动物的肢体拼凑起来的，四肢上又覆盖着各色羽毛，下面长着一条又黑又丑的鱼尾巴，朋友们，如果你们有缘看见这幅图画，能不捧腹大笑吗?皮索啊，请你相信我，有的书就像这种画，书中的形象就如病人的梦魇，是胡乱构成的，头和脚可以属于不同的族类。但是，你们也许会说："画家和诗人一向都有大胆创造的权利。"不错，我知道，我们的诗人要求有这种权利，同时也给予别人这种权利，但是不能因此就允许把野性的和驯服的结合起来，把蟒蛇和飞鸟、羔羊和猛虎，交配到一起。

有些作品开始时很庄严，给人以很大的希望，但是接



着总会出现一两段绚烂的描写，如写狄安娜的林泉和神坛，或写溪流在美好的田野里蜿蜒回漾，或写莱茵河，或写彩虹，五彩缤纷，但是摆在这里，很不相称。也许你会画柏树吧，但是人家出钱请你画一个人从船只的残骸中绝望地泅水逃生的图画，那你会画柏树又有什么用呢?开始的时候想制作酒瓮，可是为什么旋车一转动，却做出了一个水罐?总之，不论做什么，至少要做到统一、一致。

我们大多数诗人所理解的“恰到好处”实际上是假象。他们努力想写得简短，写出来却很晦涩；追求平易，但在筋骨、魄力方面又有欠缺；想要写得宏伟，而结果却变成臃肿；(也有人)要安全，过分怕风险，结果在地上爬行。在一个题目上乱翻花样，就像在树林里画上海豚，在海浪上画只野猪。如果你不懂得(写作的)艺术，那么你想避免某种错误，反而会犯另一种过失。

在艾米留斯学校附近的那些铜像作坊里，最劣等的工匠也会把人像上的指甲、鬈发雕得纤微毕肖，但是作品的总效果却很不成功，因为他不懂得怎样表现整体。如果我



想创作一些东西的话，我决不愿仿效这样的工匠，正如我不愿意我的鼻子是歪的，纵然我的黑眸乌发受到赞赏。

你们从事写作的人，在选材的时候，务必选你们力能胜任的题材，多多斟酌一下哪些是力所能及的，哪些是力所不及的。假如你选择的事件是在能力范围之内，自然就会文辞流畅，条理分明。谈到条理，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它的优点和美就在于作者在写作预定要写的诗篇时能说此时此地应该说的话，把不需要说的话暂时搁一搁不要说，要有所取舍。

智慧箴语

我决不愿仿效这样的工匠，正如我不愿意我的鼻子是歪的，纵然我的黑眸乌发受到赞赏。



诗　情

〔意大利〕薄伽丘

无知小人们所抛弃的诗，是一种热情而又精细的创作，通过语言和写作，热情地表现了精神所完成的创作。它导源于上帝的胸怀，而且我发现，极少数人的灵魂具有这种天赋。这是如此值得惊叹的天赋，所以真正的诗人总是极罕见的人。这种写诗的热情，从其效果来说，是崇高的：它迫使灵魂渴望着吐露自己，它产生精神上奇异而又前所未闻的创造，它给予这些沉思冥想以固定的秩序，使词语和思想之间有了不平常的交织，并从而装饰整个结构。它就是这样将真理隐藏到虚构的美好之中与合身的外衣下面。

还有，倘若在某些情况下，创作有这样的要求的话，它就能够武装君王们，将他们导向战争，使整个舰队从其



停泊的场所驶入海洋，不仅如此，它还能够摹写天空、大陆和海洋，用华丽的花冠装饰年轻的妇女们，描绘人类性格的不同方面，唤起懒人，激发蠢徒，约束莽汉，说服罪犯，以至用适当的美辞显扬卓越的人们。这些，以及其它类似的许多方面，都是诗的效果。但是倘若任何人空有写诗的热情，却不能十分完满地用诗发挥这里所说的功用，照我看来，他还不是一位值得颂扬的诗人。因为诗的冲动不管多么深入地激荡着心灵，但如果缺乏表达思想所必须的某些手段，那么还是很少会完成任何值得赞赏的东西——我的意思是，例如语法和修辞的一些规则之类，具有这方面的丰富知识还是必要的。

我承认许多人已经用他们的祖国语言出色地写作，也确实已完成了诗所当有的一二种不同的职责。但是，除此之外，至少还须懂得关于道德和自然的其他学问的一些原则，掌握丰富有力的词汇，观察古人的纪念碑和遗物，熟记各民族的历史，熟悉各处的海、陆、河、山的地理情况。



还有，退隐的场合，自然本身可爱的制作，它们的有利于诗，正不下于对精神的宁静和世间荣誉的追求。生命中感情热烈的阶段，也时常是十分有利于诗的。假如缺乏这些条件，创造性天才所具有的能力时常会变得迟钝和呆木。

智慧隽语

它迫使灵魂渴望吐露自己，它产生精神上奇异而又前所未闻的创造。



世界诗人

〔英〕卡莱尔

“瞧那田里的百合花，它们不用辛劳，也不用编织，可是所罗门就是穿上盛装也比不上一朵百合花。”真是一眼就看到了美的最深处。

“田野里的百合花”，——比那些世俗的帝王要好看得多，但却是生长在卑微的田地里。那是一双美丽的眼睛在注视着你，它出自内在美的大海洋!倘若大地的本质像其外表一样看上去粗糙不堪，而没有内在的美，那这片粗糙的土地又怎么能生出百合花来呢?从这个观点出发，歌德的一句使很多人无法理解的话也许就好理解了。歌德说：“美高于善，美本身就包含了善。”不过我也曾经说过：“真的美有别于假的美，正如天堂有别于地狱!”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我们都发现有那么几位诗人被认为是完美无缺的，如要挑剔他们的毛病，就会被指责为一种罪过。这个问题值得注意，它看上去无可非议，然而严格说来，那只能是一种幻想。从根本上讲，很明显，十全十美的诗人是没有的！可以说所有人的心中都有诗的成分，可没有一个人完全是由诗构成的。我们只要能读懂一首诗，我们就都是诗人。“想像在但丁地狱里的战栗”，虽然在程度上不及但丁自己的想像，但总不能说这是根本不同的吧？虽然只有莎士比亚才能根据萨克索·格拉姆蒂克的记载写出哈姆雷特的故事来，然而每个人都能像他那样写出一个故事来，只是写出的故事优劣不同罢了。

我们没有必要再花时间解释了。在这里，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像圆与方那样有明显的区别，因而一切说明也并非必须加以或多或少的决断。一个人本身的诗的素质增加到足以引起别人注意的时候，就会被旁人称作诗人。那些被我们视为完美无缺的世界诗人也是一样，是被评论家们用同样的方式树立起来的。在这样那样的评论家们看来，一个人只要能超出一般诗人的水平，那他就是世界性的诗



人，这好像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这只能是一种武断的判断。一切诗人、一切人，都多少带有某种世界性的东西，但没有一个人是全部由这种东西构成的。大多数的诗人很快就会默默无闻，只有最可敬的莎士比亚或荷马才能名垂久远，——然而总有一天他们也会被人们忘掉的!

智慧箴语

十全十美的诗人是没有的!可以说所有人的心中都有诗的成分，可没有一个人完全是由诗构成的。



悲 剧

〔意大利〕明屠尔诺

在别人身上看到命运的重大转变，我们就知道怎样谨慎处世，以免意外的灾难落到我们身上。假使不幸有灾难降临(因为人生难免会遭到祸事，灾难常常折磨我们)，我们也知道以忍耐的精神逆来顺受。

悲剧诗人，除了用使人愉快的诗情和语言的藻饰以外，也用歌，用舞，用壮观的场面令我们感到很大的快乐，他决不会将使人不快的事情演给我们看，他也决不会不以快感来感动我们。可是，他凭借语言的感染力和思想的分量，唤起我们的情绪，惹起我们的惊愕，既以恐怖充满我们的心，又感动我们的心去怜悯。

什么事情悲惨到能感动人呢?什么事情能像可怕的、悲



惨的、意外的遭遇那么感动人呢?例如，希波吕托斯的惨死，海格力斯的可怕而动人的疯狂，奥狄普斯的不幸的流浪。但是，这种恐怖和怜悯，正因为令我们感到愉快，才进而洗净了我们类似的激情。因为这两种情操比什么都能约束我们心中难以约束的狂热，一个人不会完全受毫无拘束的欲望压迫，以至即使因别人的不幸而惹起畏惧和怜悯的情绪，他的心还不能澄清那些惹祸的激情。我们记起别人的大难时，就不但会更敏捷、更有准备地去忍受自己的不幸，而且会更聪明、更巧妙地避免同样的灾难。

正如医生有本领用毒药排除那折磨身体的病毒，悲剧诗人也有本领凭借诗中美妙的激情之力洗净读者心中的莫大烦乱。假如音乐凭借献祭时的歌唱能净化人的心灵，诗人岂不能凭借诗的和谐一样做得到吗?

我们试想，患难的经验多么有助于安然忍受人生的意外，习惯了的劳苦又多么容易让人坚持。那么，习惯于激情岂不是令人更能泰然处之吗?有人说，我们越是多看悲剧，我们的激情就越增加，因为悲剧的故事打动我们的



心，使我们心烦意乱——那不是真理。相反地，当我们偶然不免要焦虑、狼狈不堪的时候，我们也会安然忍受那些痛苦，因为要是我们所受的创伤是自己早已预见的，我们的痛苦也必然少些。一个人如果看惯了别人的意外际遇，对于他，自己任何的不幸都将不是意外的了。

智慧隽语

这种恐怖和怜悯，正因为令我们感到愉快，才进而洗净我们类似的激情。



画　意

〔意大利〕达·芬奇

如果你说这些科学除非靠手工不能达到目的，所以应当归入机械类，那么我要说一切用文人的手完成的艺术也该归入机械类，因为文人就是一种书写家，而书写是绘画的一个分支。

天文学和其他科学也需手工操作，虽然它们先在头脑中产生，正同绘画首先在构思者的心中产生一样，但不动手就无法实现。

科学的、真实的绘画原则首先规定什么是有影物体，什么是原生阴影，什么是派生阴影以及什么是亮光。也就是说，不需动手，单凭思维就足以理解明亮、阴暗、色彩、数量、形状、位置、远近、运动、静止等原则。这是



存在于构思者心中的绘画科学，从这里产生出比上述的构想或科学之类更为重要的创作活动。

哪一门科学更有用，在什么方面有用?——一门科学，若其成果最容易传达，也就最有用处，反之，其成果较难传达，用处也较少。因为绘画依靠着视觉，所以它的成果极容易被传给世界上各时代的人。经由耳朵通向我们理智的道路和经由眼睛到达理智的道路迥然不同。绘画不同于文学，不需各种语言的翻译，就能像自然景物一样，即刻为一切人通晓，而且还不仅限于人类，动物也是这样。可举一幅画像为例，画中人是一个家庭的男主人，那么，不单是襁褓中的婴儿会爱它，连家里的猫狗也尊重它，这确是一种奇观。

绘画能比语言文字更真实更准确地将自然万象传达给我们的知觉。但文学比绘画更切实地表现语言，让我们来断定一下，表现自然作品的科学或表现人为作品的科学，到底哪一种更奥妙?诗歌之类作品中的语言都是人的产物，并且要通过人的唇舌表达。



鄙视绘画的人，既不爱哲学，也不爱自然。绘画是自然界一切可见事物的惟一模仿者。如果你藐视绘画，你势必藐视了一种深奥的发明，它以精深而富于哲理的态度专门研究各种被明暗所构成的形态(例如海洋、陆地、植物、动物、花草等等)。绘画的确是一门科学，并且是自然的合法女儿，因为它是从自然产生的。为了更确切起见，我们应当称它为自然的孙儿，因为一切可见的事物一概由自然生养，这些自然的儿女又生育了绘画，所以我们可以公正地称绘画为自然的孙儿和上帝的家属。

智慧隽语

表现自然作品的科学或表现人为作品的科学，到底哪一种更奥妙?



神秘的画

〔美〕罗洛·梅

在塞尚的绘画里，我们可以看见空间、石块、树木以及面孔的新世界。他告诉我们，机械的古老世界已成为过时之物，我们必须在空间的新世界中观察和生活。这一点可由他画满苹果和梨子的画布上看出来，更可由他所描绘的树木上看出来。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往往沿着两旁植满高大榆树的校园幽径走进教室。而今，我则沿着河滨的榆树荫走向我的办公室。

在这两者之间，我学会了观赏并热爱塞尚的绘画。我惊叹其结构之美，并体会到它与我们大学校园的不同之处。我现在已体验到这些树木是形式音乐韵律的一部分，这种形式与实际树木几乎毫不相关。图画中所显示的天空那三角形的色彩形式和构成树枝的形式一样重要，而浮游



在空中的神秘力量，与树木的大小并无关系。

塞尚所展现的新世界超越了因果关系。在他的世界里，A 产生 B 和产生 C 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形式的诸层面同时从我们的视觉中涧现出来，或根本隐藏住。这正展示出我们现在意志的新形式。这种绘画是神秘的，不是自然的，或现实的。时间的一切范畴——过去、现在、未来，意识性的或无意识性的，都包孕于其中。最重要的是，倘若我们完全置身其外的话，就根本无法看懂这些画，只有自身参与其中，才能跟它们产生沟通交流。

倘若以一般眼光去欣赏塞尚的石块，绝对无法了解其中的含意，只有让他的画通过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感觉以及我们对自己的知觉所展示的一种特殊形式去观赏它，才能真正领会画中的含意。那是个人必须“神入其内”的世界。我们必须将自身奉献给生命的根源——宇宙。

这正是这些绘画对我们自身意识的考验。

但是，倘若我们任由自身进入塞尚的新形式和空间轨道的话，我们如何确知可以再度寻回自身呢?这个问题正可以表明，许多人对现代艺术所表现的强硬、非理性和暴力的反对。它(指现代艺术)摧毁了他们的古老世界，自然会引起许多人的憎恨。

在现代艺术中，他们再也无法以古老的方式观看世界，再也无法以古老的方式体验生活。一旦古老的意识遭到摧毁，它就永远无法再找到重建的机会。

智慧箴语

时间的一切范畴——过去、现在、未来，意识性的或无意识性的，都包孕于其中。



人体美

〔英〕温克尔曼

艺术家在美少年身上发现了美的原因在于统一、多样和谐调。由于美的身体的形式是由线决定的，这些线不断地变化着自己的中心，并在不断延续，任何时候不会形成圆形，因此它们比圆形单纯和多样。不论圆形是大是小，它有固定的中心，它包含了其他的圆形或者它本身包括在其他圆形之内。

希腊人几乎在自己的所有作品中努力追求这种多样性，他们的这些观念同样表现在日用陶制器皿和彩瓶的形式中，这些制品优美、典雅的轮廓正与这一法则相吻合，也就是说，它们是由几个圆形的线条组成的。因为这些制品有椭圆的形式，所以它们包含了美。但是在形式的组合中越有统一性和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转换越多，整



体的美感也越强。由这些形式组成的优美的青年人体，犹如大海的表面一样统一，在离它稍远的地方，它似乎是平静的，像镜子一般，虽然它永远在运动，在掀起波澜。

然而，尽管青年人身体的形很统一，但由于形的边界不明显地相互毗连，在许多形中真正的交点和轮廓线不可能是准确和肯定的。由此说来，在青年人的身体中一切都具有，一切都应该具有，但无任何突出之处，也不应该有突出之处。画青年人的身体比画成年人和老年人的身体困难得多，因为大自然已经在成年人的身体中结束了自己的创造，也就是说，它已完全定型；而在老年人的身体中，大自然则开始破坏自己的创造。不论在成年人或老年人的身体中，各部位的构成都历历可见。所以在画肌肉很发达的人体素描时，轮廓的偏差或者说加强、夸张肌肉或其他部位的比例，都无碍大局。画青年人的身体却不一样，最微小的偏差也会成为明显的瑕疵，最细微的阴影，正如通常所说的那样，也会使身体的样子受到损害。因为这里像射箭一样“过”与“不及”，都是没有击中目标。



这一议论可以说明我们立论的正确性并为它提供根据，也可以开化那些愚昧无知的人，他们习惯于大加赞美把一切肌肉和骨骼描绘得很突出的人体画，而对于描绘青年人体的纯朴形式却漠然视之。我提到这一点的最明显证据是那些小石刻制品和从它们上面翻制的模子。从这些作品上看出，当代艺术家们做的老人头像比起青年人的优美头像要更准确、更出色。鉴赏家可能不会一眼就能判断出老人的石刻头像是否系古人创作，但对于理想化的青年头像的赝品，他的判断却比较有把握。

智慧寄语

这里像射箭一样“过”与“不及”，都是没有击中目标。



音乐与舞蹈

〔英〕洛　克

我认为，舞蹈不能学得太早，要等儿童的年龄和力量都适合的时候才行。但是，还必须有好的教师，这位教师应该懂得，并且能够讲授什么是优美，什么是适宜，以及如何使身体的运动产生自由感和舒适感。如果一个教师做不到这些，那么，有教师要比没有教师更坏。自然陈旧的姿势要比装腔作势的姿势好得多。我认为，脱掉帽子，使一条腿像一位忠实的乡下绅士要比像一位姿势丑陋的舞蹈教师好一些。因为，对快步舞来说，就舞蹈的形象而论，除了十分优美的姿态之外，其他的东西我很少考虑，或者根本不考虑。

人们认为，音乐与舞蹈有某种关系。善于演奏某些乐器的人会受到大多数人的高度赞扬，但是要掌握一种适当



的演奏技能，对青年人来说会用掉很多时间。所以，许多人认为，经常参加零星的交际活动可以令人在学习演奏方面节省时间。在一些有才华的人和商人中，我很少听到有人赞美或称颂音乐的好处。所以，在所有的技艺中，我可能对音乐的评价最低。

我们短暂的生命不可能使我们在各方面都达到目的，我们的精神也不可能专心致力于学习很多东西。由于我们身心素质的软弱，这就要求我们应该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谁想充分地利用他的一部分生命，就必须使自己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得到欢乐，这一点，至少对青年来说，是无可否认的。

如果你不想使青年人过早衰老，一旦他们的死亡或智力的衰退出乎你的意料，你就会感到不满或不高兴。所以，我认为，时间和精力应该用在改进那些最有用的和最有效的事情上，而且还要采取最简便的方法。使身心得到锻炼成为一种娱乐，这在教育上也许没有任何秘密，但是，我怀疑精明能干的人也可能干不了，因为这要充分考



虑教育对象的性情和爱好。因为厌恶学习和跳舞的人，并不是要求马上去睡觉，而是去做使他感到欢快的其他事情。但是，这一点必须永远牢记在心：除了娱乐活动之外，任何事情都不会使他感到愉快。

智慧隽语

谁想充分地利用他的一部分生命，就必须使自己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得到欢乐。



作品中的梦

〔奥地利〕弗洛伊德

艺术家也有一种反求于内的倾向，和神经病人相距不远。他也为强烈的本能需要所趋使：他渴望荣誉、权势、财富、名誉，和异性的爱，但他缺乏求得这些满足的手段。因此，他和有欲望而不能满足的任何人一样，脱离现实，转移他所有的兴趣，构成幻想生活中的欲望。这种幻想本来容易引起神经病，一定是因为有许多因素集合起来抵拒病魔的入侵，他才不致患病。其实，这些艺术家也常因患神经病而使自己的才能受到部分的阻抑。也许他们的禀赋有一种强大的升华力及在产生矛盾的压抑中有一种弹性。

过幻想生活的人不仅限于艺术家，幻想的世界是人类所共同拥有的，无论哪一个有愿未遂的人都能到幻想中去



求安慰。然而没有艺术修养的人们，得自幻想的满足非常有限，他们的压抑作用是残酷无情的，除了可以成为意识的白日梦之外，他们不能享受任何幻想的快乐。

至于真正的艺术家则不同，第一，他知道如何润饰他的白日梦，使它失去个人的色彩，而为他人所欣赏；他知道如何加以充分的修改，使不道德的根源不易被人探悉。第二，他有一种神秘的才能，能处理特殊的材料，直到忠实地表示出幻想的观念；他知道如何以强烈的快乐附着在幻想之上，至少可暂时使压抑作用受到控制而无处施展它的威力。他若能将这些事情一一做完，那么他就可以使他人共同享受潜意识的快乐，从而引起他们的感激和赞赏，那时他就能通过自己的幻想赢得从前只能从幻想中才能得到的东西：如荣誉、权势和异性的爱。

抑郁和悲痛间的关系为两种情况的一般描述所证实，而且不管是否有可能排除生活中引起它们的外部影响，这种激发的原因对于两者都是相同的，悲痛一般是失去爱人时的反应(或者失去某种抽象东西，例如祖国、自由、理想



等)。同样的影响，在有些人身上则发展为抑郁而不是悲痛。因此，我们可以设想他有一种病理素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悲伤意味着大大偏离正常的生活态度，但是我们永远也不会认为这是一种病态而对悲伤的人进行药物治疗。我们确信，过一段时间，人就可以克服它，因而我们认为对它的任何主张都是不可取的，甚至是有害的。

智慧寄语

没有艺术修养的人们，得自幻想的满足非常有限，他们的压抑作用是残酷无情的。



艺术家的思考

〔法〕加　缪

艺术家为自己重造世界。自然的交响乐并不懂得延长号，世界从来就不是安静的，它的沉默本身按照我们听不到的振动永恒地重复着同样的音符。至于那些我们感知的振动，它们提供给我们声响，但很少有和谐音调，永远成不了抒情乐曲。然而，音乐存在于交响乐结束的地方，存在于抒情曲赋予声音以形式的地方，而声音在其自身并无形式可言，存在于一种音符的特殊排列并最终从自然的混乱中为精神和心灵获取一种令人满意的统一的地方。

梵高说："我越来越相信，不应该立足于现今的这个世界判断上帝。这是一种对他的不适当的研究。"每个艺术家都试图重新进行这研究并且赋予他所欠缺的风格。一切艺术中最伟大的最雄心勃勃的是雕塑，它致力于从三个



维度确定人的变幻的容貌，将动作的混乱引向伟大风格下的统一。雕塑并不否认相似，相反，雕塑需要相似。但它并不去寻找它。在它的伟大时代中，它寻找的是动作、表情或空洞的目光，这种目光将概括世上一切动作和目光。它的目的不是模仿，而是通过一种有意义的表情将身体暂时的愤怒或各种姿态的无穷变幻勾勒下来，并且将它们固定起来。只有在那时，它在喧闹城市的城门的三角楣上树立起模式、样板、静止的完美，以在短暂时间中平息人们无休止的狂热。失恋者终于能够围绕希腊少女雕像瞻望，以在少女塑像的身体和面容中捕捉到在失恋后尚存的东西。

绘画的原则也在选择中。德拉克罗瓦写道："对自己的艺术进行思考只不过是天才的一种普及和选择的秉赋。"画家让他的主题孤立起来，这是统一它的首要方法。景物从记忆中逝去、消失或者一个消除另一个。这就是为什么风景画家或静物画家把通常随光线转动，消逝在一种无限视野中或者在其他价值冲击下消失的那些东西孤立在空间和时间中的缘故。风景画家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框



好他的画布，他消除的东西与他选定的东西一样多。同样，主题画家把通常消失在另一个行动中的行动孤立在时间与空间中。画家于是进行固定。

伟大的创造者就像皮埃罗·戴拉·弗朗塞斯卡那样，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使人感到固定刚刚完成，放映机突然停下。他们笔下的人物通过艺术的奇迹使人感到他们仍然栩栩如生，而且永远不会消亡。皮埃罗·戴拉·弗朗塞斯卡死后很久、伦勃朗像哲学家那样在同一个问题上、对阴影与光线之间的关系久久地思考着。

智慧隽语

它寻找的是动作、表情或空洞的目光，这种目光将概括世上一切动作和目光。



美的价值

〔美〕赫伯特·里德

古希腊是美的发源地，美是一种特殊的人生哲学的产物。这种哲学在本质上具有人的特点。美使人的全部价值得到升华，并在神的圣体上以鲜明的形式显示出来。艺术与宗教是自然的理想化，特别是人——自然发展的顶峰——的理想化。《美丽的阿波罗神》和《米洛斯的阿芙罗狄忒》这两尊希腊雕像，同属于古典艺术。二者形体完美，比例适度，高雅而静穆，堪称人类完美或理想的典范。总之，罗马艺术继承了这种古典美的遗风，在文艺复兴时期又将其发扬光大。迄今，我们仍然保持着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传统。

在我看来，美与人的理想化有着必然的联系，这种理想最早起源于距离我们现实生活十分遥远的古希腊人。这



种理想，或许像其他理想一样完美。但我们应该看到，它只不过是几种可能同时并存的理想之一。这种理想有别于那些神性的、理智的和抽象的拜占庭艺术理想，有别于那种悲天悯人的、表现人对神秘严酷的世界感到恐惧的原始艺术理想，也有别于那种抽象的、非人的、玄秘的、本能的东方艺术理想。

由于我们习惯于用语言来思维，于是，我们总是徒劳无益地想把“美”一词同表现在艺术中的上述几种理想强拉硬扯到一起。假如不是自欺欺人的话，我们迟早会为这种牵强附会、曲解词义的做法感到内疚。一尊希腊爱神的雕像、一幅拜占庭圣母的绘画、一具新几内亚或象牙海岸的原始偶像木刻，并非都是这种古典美的理念产物。如果语言词汇具有精确意蕴的话，我们应当承认，那具木刻至少是不美的，甚至是丑的。但是，不管它美丑与否，这三件东西都是名副其实的艺术品。

我们应当承认，艺术并非是通过造形来表现任何一种特定的理念。事实上，艺术所表现的理念是艺术家借助造



形可以逼真地显现出来的那种理念。每件艺术品都遵循一定的形式法则或整体结构法则。但我不想过多强调这一因素，因为越研究那些具有直接性和本能性魅力的艺术品结构，你就越难将其分解为简明易懂的结构模式。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学家曾明确指出："大凡优美的事物，在它的比例关系中总包含着一定的奇异性。"

智慧隽语

在我看来，美与人的理想化有着必然的联系。



艺术趣味

〔法〕伏尔泰

俗话说，趣味无争辩。这一论断是公正的，如果只是指口味——生理感觉，即厌恶某些食品和特别偏爱某些食品的现象，无疑是不必去争辩这种趣味的，因为消除味觉器官的缺陷，这不是我们应关心的范围。

艺术中的情形就不同了，由于在这里有着明显的美，那么，有能够马上赏识这些美的高明的鉴赏力，又有对它视而不见的低下的鉴赏力。在这里经常可以纠正错误的观念——低下的鉴赏力就是从这些观念中产生的。

当然，也有僵化的心灵、反常的理智，它们是任何人任何东西都无法打动，你是无法引导它们走上正路的。不必与他们争辩趣味，因为对他们根本谈不上什么趣味。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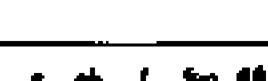


许多人眼中，趣味应该是评价织物、珠宝、马车和许多类似的物件（这些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是美的艺术）的评判员，这种趣味大概应称作癖好更为正确些。不是趣味，而是癖好，激发了多种多样的新时髦的产生。

整个民族的趣味也可能突然遭到败坏，通常这种不幸是在趣味上长期完美之后降临到这一民族的。

模仿病往往将艺术家推到探索迂回小道上去。他们脱离开先辈们得以细腻地掌握的大自然的美，而将力气花费到掩饰自己作品的缺陷的种种诡计上。

观众对任何新东西都很贪婪，蜂拥而至地追逐它们，但同样迅速地表现出厌倦，于是就有另一批新的艺术家取而代之，——这些艺术家更加热切地渴望博得观众的喜爱，比前辈人更加远离自然。趣味就这样遭到践踏。新奇东西从四面八方纠缠着你，而它们自己马上受到别的新奇东西所排挤。观众已经不再晓得该坚持什么才对，徒劳无益地为失去往昔良好的趣味感到惋惜。可是，这个时代是



一去不复返了。良好的趣味被比喻为一座隐秘的宝库，只有少数天才人物才能不随波逐流，坚持保存着它。

有过一些幅员辽阔的国家，在那里，趣味从来没有达到过完善的高度，这是一些社会本身远不完善的国家，那里的男人和女人从不集合到一起聆听启蒙的演讲。某些艺术形式，比如，描绘动物的雕塑和绘画遭到教会的明令禁止。当人们的启蒙交往极其稀少的时候，智慧就出现了停滞，判断力也显得迟钝，于是人们失掉了建立趣味的基础。当许多艺术形式根本得不到培植的时候，其余的形式很少能为自己的繁荣找到良好的土壤，因为一切艺术形式都是同一根链条上的环节，它们之间有着直接的依赖关系。

智慧箴语

良好的趣味被比喻为一座隐秘的宝库，只有少数天才人物才能不随波逐流，坚持保存着它。



看到美

〔美〕艾德勒

不少人可能在专家认为缺乏令人悦目的美而鄙弃的东西中发现了令自己愉快的美。同样，当专家们都认为某件东西所具有的令人悦目的美胜过其他东西时，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认为这件东西所具有的令自己愉快的美会超过其他物体。

如果说我们无法解释情趣爱好上的差异，那就是承认，我们无法克服令人悦目的美与令人愉快的美之间的鸿沟，无法解决专家判断为具有更令人悦目的美与一般人认为更具有令人愉快的美这两者之间是互不相关的问题。如果我们能解释情趣爱好上的这种差异，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知道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找到补救的办法，并能通过这种办法去消除它们之间的差异。



由于专家能对某领域内的物体判断出它们的令人悦目的美和令人愉快的美，所以，他们的存在为我们解决情趣爱好不同这个问题提供了一条线索。说某些人对某些事有专家的判断力，是认为他们对这些事物有很好的鉴赏力。他们好的鉴赏力在于他们能在那些因其内在品质而有令人悦目的美的物体上发现令自己愉快的美。

这种很好的鉴赏力来自何处？专家何以具有这种好的鉴赏力呢？在个人的发展过程中，有些因素使他们在某些领域内具有了专家的判断能力，问题的答案就在这些因素里。这些因素包括：他们经常接触评价这些事物，他们通过耐心、精心和恒心所积累的经验，他们对这些事物的成分的了解，或许还包括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的创造这些事物的技术。

某些人为什么会对某种物体的令人悦目的美具有专家的判断力?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上述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解释，他们对物体的令人愉快的美为什么会有很好的鉴赏力。



以此类推，低劣的鉴赏力也能用这种方法解释。低劣的鉴赏力也是由于个人发展过程中缺乏那些使人具有专家的判断力和鉴赏力的因素造成的。

低劣的鉴赏力在于，认为缺乏有令人悦目美的物体中有令人愉快的美，或者说，认为不太令人悦目的东西更令自己愉快。解释造成低劣鉴赏力的原因，应有助于我们改善自己的鉴赏力。改正的方法在于掌握那些使人拥有专家判断力和鉴赏力的因素，进而培养自己的鉴赏力。

智慧隽语

他们能在那些因其内在品质而有令人悦目的美的物体上发现令自己愉快的美。



提高鉴赏力

〔英〕艾迪生

同高雅的天才人物谈话是提高我们天然鉴赏力的一个途径。一个极富才华的人不可能在考虑任何事情时都能从整体规模和所有角度进行。一位作者除了提出人们那些普通的思想之外，还要形成某些为他的思想方式所特有的见解。因此，谈话自然会给我们一些原来未曾想到的启示，并且使得我们既享有自己的，也享受别人的才华和见解。这是我对某些人观察到的现象所能提供的最充足的理由。他们注意到：用同样方式写作的伟大天才人物很少单独产生，而是在一定的时期成群出现，而且是一个整体。正如他们在罗马帝国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和古代希腊苏格拉底时代前后所表现的那样。那就是高乃依、拉辛、莫里哀、拉封丹、布吕耶尔、伯叙、达西埃夫妇，假如他们不是朋友和同代人，我也无法想像他们会写得像他们已经写的那么



好。

精通古代和现代最杰出的批评家的著作，对于培养自己对优秀作品的高超鉴赏力，同样是必要的。应当承认，我希望有这样一种作者，除了缺乏鉴赏力的人所谈论的机械的规则之处，他们还要探讨优秀作品中真正的精神和灵魂，并为我们指出快感的各种来源，这种快感是因仔细阅读杰出作品而从心中涌起的。因此，像时间、地点和行动的一致，以及与此类似的其他要点，虽然在诗中也许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仍有待于详尽地说明和透彻地理解。对于艺术来说，还有一些更为本质的东西，它能唤起和激发人的想像力并赋予读者伟大的心灵，这一点，除朗吉弩斯外很少有批评家考虑到。

在英国，我们通常是欣赏警句、机智的措辞和生硬的比喻，这些东西丝毫无助于改善或开扩读者的心境，并为古今最伟大的作家们所不齿。我已尽力在我的一些思索中清除我们中间已有的这种哥特式鉴赏力。我用一篇关于才智的随笔飨食市民一星期，在这篇文章中，我力图探知某



些在全世界的不同时代一直受到赞赏的伪装的东西，并同时指出真正的才智的实质何在。此后，我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感动读者心灵的巨大力量来自思想的自然质朴，在朴素的作品中，除了这惟一的资格之外，没有其他可赞许的。

智慧箴语

他们还要探讨优秀作品中真正的精神和灵魂，并为我们指出快感的各种来源。



幻 想

〔匈牙利〕米克沙特

在最实用的发明中，幻想给人类以帮助。其实，幻想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物，是艺术和文学的一个主要因素。没有幻想，就没有伟大的人物，也没有伟大的事物。

幻想不仅不再增长，而且处于逐渐消失的境况。它的处境就像山萝卜那样，自身也在日渐减少。伟大的寓言叙述家已经死绝了。在大仲马、狄更斯和约卡伊之后，大门最终被关闭了。到目前为止，除非为了要回来的人，这道大门就没有再打开过。——但从此以后，为了要进去的人，它不会打开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是留在外面的。

英国人首先想到这个问题。莎士比亚的祖国，实用教育的先驱最先敏感地发出呼声。嗳哟！不好了！幻想在减



退了。这是衰老的征兆，或者就像谁用马蹄铁皮靴对付花床那样，一下子就将它践踏坏了。约翰已经老了，这是一个神圣的真理，但他毕竟是一个保养得当的绅士。不过，他到底还是意识到，当钱袋不断铿锵发响之时，也就是大势已去之日。这样，国会教育事务委员会赶忙派出一些有关的委员，组成一个小委员会，负责去帮助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筹建上百艘巨型战斗舰，比起偷运一粒幻想到充满数字的大脑皮层里去，还要容易得多。不过，反正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负责教育事务的名流还是说不允许用幻想来教育孩子，必须从教科书中把寓言剔除开去。

假如根据我的意见，在匈牙利，寓言，特别是民间寓言还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所有地方，民间寓言都是极为可爱的东西，人民的心灵、幻想、感情和思想世界全都活在民间寓言里。在我们国家里，民间寓言还是民族语言的主要源泉。我可以说，它几乎是惟一的源泉。因为用不着否认，我们匈牙利语还是与捷克语混杂的。在国会里，对于我们的演说家，装饰华丽和闪闪发光的语言的价值，是毋庸赘说的。但奇怪的是，假如谁在引用外国语时



发生了错误，就会像一个没有教养的人那样，遭到大家的嘲笑；与此相反，如果谁在讲匈牙利语时不出毛病，人们就会吃惊地说："瞧，这位老兄的匈牙利语讲得不坏呀！"

对于科学的书面语言来讲，这么一根头发丝（在国会里，他们使用的是一束头发），是不值得特别一提的。因为它并不都是科学家写的，而只不过是偷窃者的手笔（在国会里，它是小偷、抄袭者的代名词）。假定说有某一本书不是这样，那批评家就要特别提出来了，"写得多好的一本匈牙利文的书！"……事情就是这样的！他们这样说，可是在英国或法国，作者是不是都能够使用毫无谬误的英文或法文来写作呢?

智慧箴语

筹建上百艘巨型战斗舰，比起偷运一粒幻想到充满数字的大脑皮层里去，还要容易很多。



时　尚

〔法〕卢　梭

今天更细致的学术研究与更精微的趣味已经为取悦的艺术归纳出一套原则了。我们的风尚里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共同性，每个人的精神仿佛都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礼节不断地在强迫着我们，风气又不断地在命令着我们。我们不断地遵循着这些习俗，而永远不能遵循自己的天性。我们不敢表现真正的自己，而且在这种永恒的束缚之下，人类组成了我们称之为社会的群体，大家既然都处于同样的环境中，也就都做着同样的事情，假使没有其他更强烈的动机将他们拉开的话。因此，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们是在和什么人打交道，甚至要认识自己的朋友也要等待重大的关头，也就是说，要等到不可能再有更多时间的关头，因为惟有到了这种关头，认识朋友才会成为最重要的事。



这种世态炎凉又是伴随着怎样一长串的罪恶啊！又是以多么诚恳的友情、多么真诚的尊敬、多么深厚的信心为代价啊！疑虑、猜忌、恐怖、冷酷、戒惧、仇恨与奸诈永远会隐藏在礼仪的虚伪面幕下边，隐藏在被我们夸耀为我们时代文明所根据的那种文质彬彬的背后。我们并不夸耀自己的优点，却抹杀别人的优点；我们不粗暴地激怒自己的敌人，但我们却礼貌周全地诽谤他们。民族的仇恨将会熄灭，但对祖国的热爱也将随之熄灭，我们以一种危险的怀疑主义代替受人轻视的愚昧无知。有些过分的行为被禁止了，有些罪恶是被认为不体面的，但是另外却也有一些罪恶是以德行的名义被装饰起来，而且我们还必须具有它们或采用它们。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夸奖当代贤人们的清心寡欲，至于我，我在这里面看到的只不过是一种精装的纵欲罢了，这和他们那种矫揉造作的品质同样是不值得我去称赞的。

我们的风尚所获得的纯洁性就是这一切。我们就是这样成为好人的。让文学、科学和艺术，到这样一种自我满足的工作里去宣扬它们自己的贡献吧。我仅仅补充一点，



那就是某一遥远地区的居民如果也根据我们这里的科学状况，也根据我们的艺术的完美，也根据我们的视听去观赏，也根据我们举止的礼节，也根据我们谈吐的谦逊，也根据我们永远善意的表现，并且根据不同年龄、不同地位的人士——那些人似乎从早到晚只想怎样互相献殷勤——的那些嘈杂聚会，而要求形成一种欧洲式的风尚观念的话，那么，我要说，这种异邦人对于我们风尚真相的猜测就要适得其反了。

智慧隽语

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们是在和什么人打交道，甚至要认识自己的朋友也要等待重大的关头。



对真理的观察与思考



人一生中与真理之间的关系，
很像一个在黑夜赶路而前面有灯光照着的人。
他无法看见那些没有灯光照亮的地方，
没有看见，也没有能力改变自己与灯光和与黑暗的关系。
但是，他无论站在道路的哪一边，
都能看见那被灯光照亮的地方。
他永远有权选择这条道路之上的这一边还是那一边。

——列夫·托尔斯泰

传承文化 探索新知



ISBN 7-206-03676-7/B · 124
定价：120.00元(全10册 本册12.00元)